

第六章 佛塔與佛像

佛塔部分

○舍利

《法華玄贊》卷二曰：「梵云設利羅，體也。舍利者，訛也。」《資持記》卷下四之一曰：「舍利，此翻遺身。即死屍也。」《玄應音義》卷六曰：「舍利，正音設利羅，譯云身骨，舍利有全身者，有碎身者。」舍利 (sarira) 近代譯為“設利羅”、“室利羅”，在印度是“死屍”的總稱。《俱舍光記》卷八曰：「馱都，即佛身界也。亦名設利羅。唐言體，佛身體也。舊云舍利，訛也。」

但是“舍利”在“漢傳佛教”則一直被視為佛教的專用名詞，與死屍有別。《秘藏記》曰：「天竺呼米粒為舍利。佛舍利亦似米粒，是故曰舍利也。」“全身舍利”者，如多寶佛之舍利是也；“碎身舍利”者，如釋迦牟尼佛之舍利是也。《金光明經》卷四〈捨身品〉說：「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為難得，最上福田。」

《長阿含經》卷三〈遊行經〉提到佛臨涅槃時，囑咐阿難：「阿難！汝欲藏我，先以香湯洗浴，用新劫貝周遍纏身，以五百張氈次如纏之。內身金棺，灌以麻油畢，舉金棺置第二大鐵槨中，旃檀香次重於外，積重名香，厚衣其上而闔維之，訖，收舍利於四衢道起立塔廟，表刹懸繒，使諸行人皆見佛塔，思慕如來法王造化。」這是提到處理佛陀遺體如何入棺、火化的記述。

佛陀舍利是指佛陀火化後的遺物，其骨舍利，其色白；髮舍利，其色黑；肉舍利，其色赤。《金光明經》卷四〈捨身品〉說：「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難可得，最上福田。」及「是舍利者，即是無量六波羅蜜功德所重」因為象徵著“遺教不滅”，並具有靈驗性，佛陀舍利就成為佛門傳世的聖物，擁有佛陀舍利的佛寺，名氣自然大增。

○佛陀舍利塔的型制

塔的梵音 (stupa, 巴利文 Thupa) 翻譯成漢音為「窣堵波」、私偷簸，簡稱偷婆、塔婆、兜婆、浮圖、佛圖，或稱土巴 (巴利語 Thupa)，轉音為塔婆 (Tope)，在緬甸稱為 (Pagoda)、錫蘭稱為 (Dagaba)，後來漢地又稱寶塔。魏晉以後，特別造出了「塔」之一字，所以才有「塔婆」之稱。若從「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來看，「浮屠」——塔婆是代表奉祀「佛」真身與精神的場所。最初「佛」的梵文發音 (Buddha)，到西域轉音成 (Budo)，原來翻譯成用閩南語唸「浮屠」的發音為最接近，但借用了「佛」字以後，中國人便專以「浮屠」來稱塔了。是知佛在世時，弟子都以佛陀為精神中心；佛涅槃後，就以塔作為精神中心了。

據說在迦必羅衛國與舍衛國，早期就留存有拘留孫佛 (Krakucchanda, 斷惑佛)、拘那含牟尼佛 (Kanakamuni, 金寂佛)、迦葉佛 (Kasyapa) 等佛塔的建造，但也只是傳說而已，

並未留下遺跡。Stupa 的原意有三，是堆積、堆高的土墩、高顯處或顯墳，也有“靈廟”、功德聚、歸宗、聚相和滅惡生善處的另外之稱，其實就是埋葬火化之後的灰燼和骨灰的土丘塚（mound），是一種墓葬建築。藏文稱為“曲典”，意為保存或儲藏佛法之處，為後世禮拜佛陀之地。不過後來將埋藏有舍利的稱為“窣堵波”，型制相同但無舍利者稱為“支提”（Caitya，福聚，舊譯靈廟）淨處，而發展成另一種供禮拜的“塔廟”形式。

《寄歸傳》卷三曰：「大師世尊既涅槃後，人天共集以火焚之。眾聚香柴遂成大積。即名此處以為“制底”（Chaitya，支提），是積聚義。…又譯，一想世尊眾德俱聚於此。二乃積磚土而成之。詳傳字義如是，或名窣堵波，義亦同此。舊總云塔，別道支提，斯皆訛矣。」《法華義疏》卷十一曰：「依僧祇律，有舍利名塔婆，無舍利名支提。地持云，莫問有無，皆名支提。」《大日經疏》卷五曰：「制底，翻為福聚。謂諸佛一切功德聚在其中。是故世人為求福故，悉皆供養恭敬。」同卷六曰：「復次梵音制底與質多體同，此中秘密謂心為佛塔也。」兩者皆為積聚之義，由此可知，此乃是後人為區分舍利之有無，特別之區分也。

窣堵波也借鑒天竺的皇家陵墓，故知古天竺埋葬屍骨的墳塚就是窣堵波，它的型制就是覆鉢形的大土塚，塚頂有豎杆及圓盤。後來印度、中亞的塔原則上都離不開類似之造型。傳說佛陀被弟子毘舍問及，以後如何才能表達對佛的虔誠時，佛陀沒有答話，而是把身上的方形袈裟平鋪在地，把佛鉢倒扣在袈裟上，再把錫杖豎立在覆鉢上，這就形成了印度窣堵波的雛形。

一般天竺佛塔分有五個部分，即基台（Medhi，最下層圓形或方形的基礎面）、覆鉢（Anda，半球形的主體）、平版台箱（在覆鉢上的箱形物，可收藏遺物的方龕，或稱聖骸堂）、柱竿（在平平台之上的柱竿）、蓋（柱竿上的華蓋）五部分，再圍以欄楯。基台意指大地，覆鉢表徵蒼天，柱竿代表世界的無形軸線，華蓋是天界諸神的象徵，平版台箱的遺物是佛陀的示現。所以，塔的半球形是墳墓與天穹，塔具有涅槃與宇宙的雙重象徵。

佛塔塔身的頂部是“塔刹”，天竺把幡杆稱為“刹”，早期是以須彌座或仰蓮座承托刹身，刹杆上套貫相輪，其數目不等。梵語 ksetra 音譯為擊多羅、差多羅，即國土、土田之意，而梵漢雙舉云為「刹土」，再引申更具有梵刹、佛刹（佛國）、僧刹、寶刹之意，於是我們仍見韓國自古即稱佛寺為刹(se)至今。刹另有二義，天竺刹帝利是守田主；後人以柱取代刹竿。刹柱頭安佛骨舍利，意同土田。塔之別名因之稱為“金刹”，意指佛之國土。又以金屬所造之刹竿，即塔上之九輪。早期天竺窣堵波的塔刹遠望如修剪過的樹形，如桑奇窣堵波的塔刹相輪，看來與“菩提樹”、“聖樹”生長的象徵有關，是否如此仍有待研究。

中國的佛塔與印度古代的佛塔相似之處極少，可是仍保留著印度形式的塔刹，據《後漢書·陶謙傳》記載貪官笮融所為：「大起浮圖寺，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閣堂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圖像，衣以錦采。每浴佛，輒多設飯，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所謂金盤就是金屬作的塔刹。

《法華經》之〈授記品〉曰：「起七寶塔，高表金刹。」早期塔刹與中原塔刹也不盡相同，主要是刹座、覆鉢、相輪、寶瓶、寶蓋、寶珠等六部分組成；中原塔刹則由刹座、仰蓮、覆鉢、相輪、寶瓶、寶蓋、燄光，再上則置仰月和寶珠或華蓋組成，塔刹大都以銅鐵製成。寶蓋呈八角形傘狀，每角繫有風鐸。塔頂四角還必須連繫一條拉鏈與寶蓋相連，才能穩定塔刹。

日本法藏館編纂的《總合佛教大辭典》中記說「窣堵波」塔的結構，塔的基層構造為方形的露盤基台，圍以欄杆，並設有供人上下的階梯；基台上有一覆鉢式的建築型式，空心塔體一方開設門洞通於「塔心室」，內置佛像或佛教聖物，後期則供奉西方三聖，入塔即可拜佛；覆鉢之上有刹柱等，覆鉢之上就是安置相輪的位置。從刹柱的相輪層級數，在天竺便可看出該塔所埋藏的是佛還是阿羅漢的舍利。地面則圍以較大的圍欄圍住整座塔，圍欄另開四道雕飾豐富的牌門。

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寫大夏國都縛喝國（Balkh）有供奉佛陀的髮爪之塔“斯則釋迦法中最初窣堵波也”。傳說「佛陀證果成道後，自菩提樹下起，方詣鹿園，時有二商人提譜（Trapusa，帝離撲沙）及波利（Bhallika，博黎迦），遇彼世尊，隨其行路之資，遂獻麵果，佛為說天人之福，十善五戒，如來復授其髮爪焉，二長老各歸鄉後，乃建塔供養。」在《十誦律》卷五十六也記說，須達長者（Sudatta，即給孤獨長者）曾向佛陀求取頭髮和指甲，並起髮爪塔供養。這好像是台灣早期流行的「生基」源由，那時的塔是用來供奉佛陀的髮爪，還沒開始供奉舍利。

《佛本行集經》卷十三、十九及《三藏法數》卷十三提到，帝釋天建有“天上四塔”：一. 箭塔，取佛為太子時所帶之一箭建塔；二. 髮塔，取太子出家時之髮建塔；三. 鉢塔，取佛將成道時受牧女乳糜之鉢建塔；四. 佛牙塔，取佛荼毘（Jhapita，音闍毘多、荼鼻多，即火化）時之佛牙建塔。此為取使用物作紀念建塔之始。

據說佛陀臨入涅槃時，有一位弟子問到，以後如何紀念佛陀和教法，佛陀回答只要一堆土能夠存放舍利羅（sarira）即可，這也就是建覆鉢式塔的由來，就那麼簡單而已。《長阿含經》記說：「於四衢道起立塔廟，表刹懸繒，使諸行人皆見佛塔，思慕如來法王道化。」建塔只是為了紀念佛陀對世人的教誨，並無太多的要求。看來豪華的佛塔只是後世弟子的心願，後來演變金碧輝煌的佛寺建築，當然也是後人的多事。後來大乘佛教對佛陀信仰的宣說，越來越崇高偉大，建築物也逐漸雄偉莊嚴。

在《大般涅槃經》後分就寫說：「佛告阿難，佛般涅槃，荼毘既訖，一切四眾收取舍利，置七寶瓶。當於拘尸那伽城內四衢道中起七寶塔，高十三層，上有相輪（harmika，露盤），一切妙寶間雜莊嚴，一切世間眾妙花幡而嚴飾之。四邊欄楯七寶合成，一切莊校靡不週遍。其塔四面，面開一門，層層間次，窻牖相當，安置如來舍利，……其辟支佛塔應十一層，……其阿羅漢塔成以四層，……其轉輪王塔亦七寶成，無復層級。」但七寶應該指七種上好的石料雕砌而成，而不是真的用金、銀、水晶、真珠、車渠（磲磔）、瑪瑙、珊瑚、琥珀等之七寶來建築塔。

○八種塔、十塔與如來八大寶塔

《十二因緣經》說：「八種塔並有露槃，佛塔八重、菩薩七重、辟支佛（緣覺）六重、四果（羅漢）五重、三果（阿那含）四重、二果（斯陀含）三重、初果（須陀洹）二重。凡僧但蕉葉火珠而已。」《翻譯名義集》所說：「八種塔即如來塔、菩薩塔、緣覺塔、阿羅漢塔、阿那含塔、斯陀含塔、須陀洹塔、轉輪王塔，此八人滅後，為必當立塔者。」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一〈序品〉曰：「……又此光中影現如來不可思議八大寶塔：拘娑羅國淨飯王宮，『生處寶塔』；摩伽陀國伽耶城邊，菩提樹下『成佛寶塔』；波羅奈國鹿野園中，初轉法輪『度人寶塔』；舍衛國中給孤獨園，與諸外道六月論議，得一切智『聲名寶塔』；安達羅國曲女城邊，昇忉利天為母說法，共梵王天及天帝釋十二萬眾，從三十三天現三道寶階下閻浮時『神異寶塔』；摩竭陀國王舍城耆闍崛（Grdhrakuta）山，說大般若、法華、一乘心地經等『大乘寶塔』；毘舍離國菴羅衛林，維摩長者不可思議『現疾寶塔』；拘尸那國跋提河邊娑羅林中『圓寂寶塔』；如是八塔，大聖化儀，人天有情所皈依處，供養恭敬，為成佛。」其中「圓寂寶塔」藏有佛陀舍利，應屬窣堵波，其他七塔則是支提。但藏傳密宗的“如來八塔”說法則與此說略異，請另見“如來八塔”欄。

《十誦律》曰：「爾時，閻浮提中起舍利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佛出般涅槃後起十塔，自是以後起無量塔。」又《阿育王經》卷六記曰：「佛入涅槃，起八舍利塔。第九甕塔，第十炭塔。」於是我們見到“十塔”之稱。而《般涅槃經》卷下則以為有“十一塔”，謂：「舍利八分為八塔，第九為甕塔，第十為定塔，第十一灰塔。」

○供養舍利塔的功德

相傳釋迦牟尼佛圓寂之後，在《大集經》中記載：「忉利天城東，照明園中有佛髮塔；城南，麤澀園中有佛衣塔；城西，歡喜園中有佛鉢塔；城北，駕御園中有佛牙塔。」，在《法苑珠林》記說安塔有三意：「一. 表人勝。二. 令他信。三. 為報佛恩。」又記當時，難頭耆龍王於半途向阿闍世王強索到佛髻舍利，「即還須彌山下，起水八萬四千里，起水晶琉璃塔。」

人間國家則為佛興建有「十剎」：頂塔、骨塔、牙塔或齒塔、髮塔、爪塔、衣塔、鉢塔、錫塔、瓶塔、輿塔稱為“十剎”。馬鳴菩薩在《佛所行讚》中記說“十塔”：「八王起八塔，金瓶及灰炭；如是閻浮提，始起於十塔。」後人便將原五精舍稱為五山，與十剎（十塔）並稱為天竺的「五山十剎」。

佛陀舍利塔終於成為佛教徒神聖信仰的所在，又因為佛陀舍利會增生，信徒們爭相迎請回去供養，就有小型舍利塔（votive）的供奉。“藏傳佛教”認為舍利塔是證悟之心的凝點、針尖，有了舍利塔讓後世許多的信徒「遇」見了已成就的上師。不過，中土一些高僧埋屍骨的類似塚塔（saririka）就沒有如此神聖地被尊崇。

《般若經》說：「般若波羅蜜中，生諸佛舍利，以是故，舍利得供養供敬，尊重讚歎，

供養供敬舍利故，受天上、人中福樂，常不墮三惡道；如所願，漸以三乘法入涅槃。」雖然傳說佛陀舍利遺留很多，但是永遠無法滿足信徒的需求，請不到佛陀舍利的信徒，也不必灰心。舍利既有如米粒，則可以米粒替代舍利。

後來，因為舍利子的數量總是不能滿足廣大的信眾，便造有《如意寶珠經輪咒王經》說：「若無舍利，以金、銀、琉璃、水晶、瑪瑙、玻璃眾寶造作舍利…行者無力者，即至大海邊，拾取清淨砂粒即為舍利。亦用藥草、竹木根節造為舍利。」有了替代品以後，舍利塔的尊崇就大大成了必要的擺設。

《佛說造塔延命功德經》是罽賓國三藏沙門般若奉詔譯，經文鼓勵波斯匿王建塔以延命。造塔方式則是以泥團造小塔，並附有咒語作觀想等方法。說如此所得功德，與造佛塔無差別，當知是人於此一生，不為一切毒藥所中；壽命長遠，無有橫死，好處多多，無法盡錄。

《長阿含經》卷三〈遊行經〉更寫到：「於四衢道，起立塔廟，表刹懸繒，使諸行人皆見佛塔，思慕如來法王道化，生獲福利，死得上天。」其他還有《佛說造塔功德經》、《右繞佛塔功德經》、《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及《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等等，都述說有造塔的功德。

“地宮”是因應中國深埋習俗的特殊環境所出現的建築構造。因此中國式的塔下留有地宮的空間，用來珍藏佛陀的舍利及聖物。天竺盛行火葬，沒有深埋的習俗，火化後之舍利子就供在塔內。中國為了對佛陀的尊崇，就建造帝王陵寢般的“地宮”珍藏佛陀的舍利及聖物。但值得注意的是南詔地區的塔不設“地宮”，文物不是貯存於塔頂，就是存放在基座內，與內地塔的構造有別。

梁大同三年（西元 537 年），武帝改造丹陽長干寺塔時，佛陀舍利再度出現。《梁書》記說：「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鐏等諸雜寶。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礫，礫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罍，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又有琉璃碗，內有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為沉香色。」又說：「髮青紺色，眾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蠡形。」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西元 819 年），韓愈因上〈諫迎佛骨表〉被貶為潮州刺史的公告，其中的佛骨就是指位在今陝西扶風縣城北十公里法門鎮，古寺法門寺（The Famen Temple）中所藏佛的“中指骨節真身”。咸通十四年（西元 873 年）唐懿宗身染重病，內政外交又處理不順，便於四月八日迎佛骨入宮，以求紓解壓力，可惜三個月後仍然病逝。隔年正月四日僖宗下詔送還佛骨，於是法門寺佛骨舍利連同上千件稀釋珍寶“歸安於塔下之石室——地宮”，此後就一直未被擾動。

西元 1579 年，萬曆七年時因唐塔崩毀，於是改建為八角樓閣式磚塔，塔高四十七公尺，歷時三十年完成；西元 1939 年朱子橋將軍集資修繕，曾經開啟地宮，怕落入日本侵略軍手中，荒稱內有青蛇盤據，趕忙封土復原；西元 1966 年紅衛兵群集法門寺，打算“破

四舊”打開地宮，因住持梁新法師引火自焚抗議，紅衛兵才罷休；西元 1981 年明代磚塔半壁崩塌，直到西元 1985 年拆除重建法門寺塔，西元 1987 年發現了石蓋天井，打開即現“地宮”，此深藏千餘年的佛指舍利以及諸多寶藏才復現於世。內有八重寶銅函所珍藏的佛骨舍利四枚，一為真的“靈骨”，另三為供一般人瞻仰的“影骨”仿造品。今新建之“真身塔”其下就是唐代地宮的所在，寺旁亦建有法門寺博物館，存放當時出土的文物。西元 2002 年的 3 月，台灣的佛教徒就恭迎此真身到台灣。

據說人間現存僅有兩顆佛牙，一顆是五世紀末葉時由法獻（另有說是法顯）從于闐帶到南京，後輾轉至長安，最後再供奉到北京的龍泉寺，明英宗時此寺改名為靈光寺。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的時候，佛塔被毀，使得中國唯一的佛牙重現。而另外一顆佛牙，自古就供奉在斯里蘭卡國。

可是據載於唐武宗會昌元年（西元 841 年）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在長安的大莊嚴寺、崇聖寺、荐福寺、興福寺各開有佛牙奉禮供信眾瞻仰。其來歷自古分別傳說是：大莊嚴寺佛牙從天竺人腿肉裡將來，護法毘迦羅神將護得來；崇聖寺佛牙是那吒太子從天上將來，交與終南山宣律師；荐福寺佛牙是法界和尚從于闐國將來；興福寺佛牙從吐蕃將來。“佛牙”只有四顆，其他應稱為“佛齒”，竟然四顆佛牙同時出現在中國，或許是中國人“齒”（dan，臼齒）、“牙”（dhatu，犬牙）不分吧！（另見本書第二章于闐國欄，說法有別）

○阿育王建塔

佛陀火化後，依《後分涅槃經》卷下曰：「造八金罈，八師子座，各以七寶而為莊嚴，其七寶罈各受一斛。」《毘奈耶雜事》卷三十九曰：「如來舍利總有一石六斗，分為八分。七分在瞻部洲。其第四分阿羅摩處所得之者，在龍宮供養。」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則記說當時：「帝釋謂諸王曰『天當有分』，阿那婆答龍王復作是議，婆羅門即作三分，一諸天，二龍眾，三人間，八國重分。天、龍、人王莫不悲感。」即至《阿育王息壤目因緣經》說：「吾（佛）逝百歲，當有王出，於閻浮地，起八萬四，如來神廟（tathagatadevakula），周滿方城。」

《法華經》之〈藥王品〉曰：「火滅已後，收取舍利，作八萬四千寶餅，以起八萬四千塔。」在《廣弘明集》中，法琳《破邪論》提到：「東天竺國有阿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八萬四千寶塔，遍閻浮提。我此漢土九州之內，並有塔焉。阿育王起塔之時，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歲也（西元前 494 年）。塔興周世，經十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西元前 211 年），焚燒典籍，阿育王塔由此淪亡，佛家經傳靡知所在。」

阿育王知道法王塔（Dharma-rajā Stupa，佛塔）的最高象徵，能夠樹立佛塔並倡導、保衛者，也可同時成就了現世大帝國統治者的神聖地位，體現國家的統一，所以他特別地熱衷。於是前往王舍城，開取阿闍世王所建之佛塔，從中取出四升之舍利，餘下於原地重建大塔。據說在佛教之前，即有佛塔的存在，在阿育王石柱法敕記中，曾提及他曾擴建過過去佛拘那含牟尼的佛塔。

《佛母般泥洹經》曰：「我般泥洹後，二百歲時，阿育王從八王索八斛四斗舍利，一日中作八萬四千浮圖。」、《魏書·釋老誌》亦云：「于（佛滅）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使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蹟焉。」

中國浙江省寧波市港口的阿育王寺，是浙東四大叢林之一。寺中供奉著據說是阿育王時期的佛陀舍利子，為中國僅有的一顆，很嚴密地保存於藏經閣內。（佛教徒或歷史學家尚未依此說「于（佛滅）百年」推測釋迦牟尼佛的涅槃年代）

此附會有阿育王山在今浙江寧波鄞縣，說西晉武帝太康二年（西元 281 年）有劉薩訶者（後出家法名慧達），於此山中得古代木製佛塔一基，以為阿育王八萬四千塔之一，尊崇之，此山遂稱為阿育王山。南朝劉宋元嘉十二年（西元 435 年）曇摩密多建立寺塔。梁武帝大同六年（西元 540 年）詔越州守臣蕭察重修廟宇，改賜名阿育王寺。

經過考證阿育王時代還沒有佛像的雕刻塑造。因為佛圓寂後，信徒們已無法向佛的真身頂禮，只好轉向佛的遺骨舍利塔頂禮膜拜。所以，早期只是建造紅磚舍利塔供奉，是用來表徵佛的真身，佛塔後來就成為僧團的信仰中心；另外阿育王廣轟弘法石柱來宣揚教法，石柱也就成為信徒膜拜頂禮的圖騰。

《善見律毘婆沙》說：「王所統領，八萬四千國土，敕諸國起八萬四千大寺，起塔八萬四千。王敕諸國造立塔寺，各受王命歡喜而造。」另傳說阿育王一時之間能在天竺各地，廣造八萬四千座佛陀舍利塔的可能性，是在於材料結構及造型都是非常簡樸。因為，保存至今的佛陀舍利塔都是用紅磚築砌的，而紅磚是取田土造窯燒製即可。阿育王時代，塔的型制是覆鉢式，古時候傳來中土，被稱之為“方墳”或“圓塚”。

○迦膩色迦王建塔

《洛陽伽藍記》卷五中有楊銜之引《道榮傳》所記，於佛涅槃後二百年，迦尼色迦（迦膩色迦）在犍陀羅東南七里所立的“雀離浮圖”（cakri stupa，輪王塔寺）：「其高三丈，悉用文石為階砌廡拱，上構眾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柱高三百尺，金盤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雀離浮圖自往以來，三經大火所燒，國王修之，還復如故。……塔內物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升，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為第一。此塔初成，用真珠為羅網，覆於其上。……」

古天竺覆鉢式的佛塔，向南傳到斯里蘭卡，向北傳到尼泊爾的加德滿都，就有了變化，如著名的“佛眼塔”（Swayambhunath stupa，史瓦楊布那特塔）就在覆鉢上加上了塔。傳到西域，再進入中土，更變得讓古天竺人看不出來了。犍陀羅地區的窣堵波就有了變化，其台基增至二到三層，塔身、塔剎相對應縮小。甚至有些地方塔身、塔剎增高了許多，台基部分改為前方後圓。

○天竺珊奇佛、法、僧三塔

佛塔等建築經「巽加王朝」(Sunga Dynasty)擴建，又經數個世紀後，「笈多王朝」的佛教興盛期的經營，雖然後來遭受到“伊斯蘭教”教徒入侵，塔毀寺損。但近年可從最負盛名的珊奇佛塔呈現出來的雄偉，見到佛教在當時的盛況。

珊奇(Sanchi)又稱桑奇、桑志或桑契，距離今印度中央邦(Madhya Pradesh)首府波帕爾(Bhopal)不遠的那瓦巴(Nawab)平原的一座高約九十公尺的小山上，是印度的佛教藝術重鎮，在眾多佛塔皆已荒廢後，珊奇大塔是唯一存下最古的佛塔。該地主要三塔與其它遺跡的門柱(Torana, 陀蘭納, 塔門牌坊)、欄楯，雕刻內容豐富，雕工精細生動，有佛教故事、民間神像、聖物崇拜、供養人、藥叉女複合幻化的動物以及植物紋飾，展現中印度本土藝術的特色。

佛陀不希望人們稱他為神，也不希望人們繪畫、雕刻偶像來膜拜他，佛陀遺訓要弟子們應該「以法為師」，要遵循他的教法才能解脫。所以後人不敢也不能雕刻佛陀聖像，只好以菩提樹(Bodhi-tree)、金剛座、法輪(dharmachakra)、三寶標誌(Trishulas)、佛足印、佛塔、弘法柱來代表佛陀真身。因此珊奇佛塔興建的時期，被稱為「沒有佛像的佛教藝術」時期。它可以一隻小象來暗示“入胎”；一匹馬象徵“出家”；傘蓋和寶座代表佛陀；法輪代表“說法”；塔代表“涅槃”，完全採取象徵的手法。

珊奇是阿育王時代中印度的佛教重鎮。所以阿育王也在此蓋了一座覆鉢式紅磚舍利塔，塔前立有弘法石柱。珊奇一號「佛塔」很幸運地未被破壞，奇蹟似地保存至今，底層台基高4.3公尺，台基直徑36.6公尺，其上之塔身直徑32公尺，高12.8公尺。阿育王的藝匠都是來自北印度犍陀羅的希臘後裔，佛塔旁所雕刻的塔門(Vedika)有十公尺高，石柱成熟精美，像是沿襲羅馬的浮雕。後來「巽加時期」在原塔外包砌石塊，將原塔加大，四周建低欄楯(Harmika)，欄楯表面的浮雕是簡單的動物與蓮花飾紋，而「巽加王朝」(Sunga period)那時候中印度的珊奇本土藝人所雕的獅子，看起來就像是大隻貓。

珊奇二號塔是法塔，在一號「佛塔」的西方，約建於西元前二世紀的巽加王朝時期。因為考古挖出的四個舍利小盒，內存阿育王時代十位弘法僧的名號，所以稱為「法塔」，以別於一號佛塔。此覆鉢式法塔沒有塔門雕刻，四周只有各式簡單的蓮花浮雕的欄楯圍住，欄楯柱之裝飾為圓形和半圓形圖案，其中蓮花雕紋有全開、花蕾、瓶插等式樣。源自埃及的蓮花，很早就被“婆羅門教”與佛教作為聖潔的象徵，因此在印度任何宗教聖地，處處可見。這座「法塔」也增加了動物的紋飾，除了獅、象、馬、牛之外，還有孔雀、竭摩魚、鴨、蛇等。

珊奇三號塔是僧塔，位在大塔的東北面，因從塔內挖掘出的二個舍利罐，刻有舍利弗與目犍連的法號，所以稱為「僧塔」。其規模相同於二號法塔，只是多了一層平頭與塔門，但欄楯上之裝飾則顯得簡單多了。印度人相信釋迦牟尼是毘濕奴的化身，所以塔門柱刻有毘濕奴神坐在阿難陀龍王上的雕刻。

在主塔之南牌坊的前方，有最早建立的阿育王石柱的殘幹與柱頂。其它三根分別是「熏

迦（巽加）時代」或「笈多時代」所建立的。因此，建築的形式略有不同。

○早期中國樓閣式的塔及其以後的發展

古天竺覆鉢式的塔初入西域及雲南時，幾乎是照原樣搬進來，但與漢地當時已發展高大的木構造宮殿樓（亭）閣相比，在漢人看來不足以供奉偉大的佛陀的舍利與丈六金身。《魏書釋老志》記有：「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浮圖，畫跡甚妙，為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式樣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所以，漢地第一個佛塔—洛陽白馬寺塔，可能採取中國建築樓（亭）閣式與窣堵波的主要外形結合，創造出漢地至今特有的塔。但是也有人以為是將窣堵波的概念，融合了漢代一種軍事利用的瞭望台（Watch Tower，斥候塔、瞭敵塔），而發展出來中國形式的佛塔。

“樓（亭）閣式塔”的基座有一或三層的方形基台，也有的是以須彌座為塔基，如約建於隋代仁壽元年（西元 601 年），位於山東的神通寺四門塔。其年代是現存僅次於嵩山嵩嶽寺的磚塔的古塔。神通寺原是燕王慕容德為僧朗所立之寺，隋代高僧法瓚奉文帝欽賜舍利至寺，舍利放光，僧俗同見，因此建塔供奉之。此塔僅在須彌基座上立一方形塔身，正中為塔心柱，塔身與塔頂是以石板堆砌而成的，四門內各有石佛坐像一尊，面向四方。上披以四坡式方尖鑽塔頂，頂上置塔剎，十分古樸。故唐宋以後，基座大多以須彌座出現，塔身改象徵六合之六角形、象徵八卦之八角形，塔簷由一重增為二重或三重。

《三國志·劉繇傳》記說漢末中平五年至初平四年（西元 188-193 年），徐州有位貪暴殘忍的地方官（下邳國相）笮融“遂斷三軍之委輸，大起浮圖寺”建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彩。垂銅盤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千餘人悉課讀佛經。……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億計。」秦始皇、漢武帝都曾修建高樓、臺榭以迎仙人，而據僧人說佛又比仙人尊貴，不難想像漢地佛塔，一定要建得比較高崇，故非以樓閣建造不可。

不過，民間的財力是無法與官方相比，一般下層民眾就以亭子與窣堵波結合成“亭式塔”。亭式塔一般為單層木構造的圓形、方形或六角形的亭子，亭上加有帶相輪的塔剎，這種亭式塔修造容易，所以後來也被許多高僧採用，作為“墓塔”。現存最早的亭式佛塔是山東歷城縣柳埠村青龍山麓神通寺的四門塔，建於隋大業七年（西元 611 年）。塔身為大塊青石砌成，單層方形，每邊寬 7.4 公尺，總高 15.04 公尺，四面各開一半圓拱形門，塔室正中為塔心柱，四面各有一佛像。明清以來習稱“四門塔”。

宋、遼、金兩百多年間，流行一種“花塔”，屬樓閣式塔與亭閣式塔融合的塔系，這種裝飾繁複的塔被稱為“花塔”，因其有如巨型花束盛開，在中國現存有十餘座。此系列的塔是在塔身上半部裝飾著各種繁複的花飾，如巨大的蓮瓣、密排的佛龕或塑造佛、菩薩、天王、力士、神人，以及獅、象、龍、魚等雕塑和其他雕塑，好比是錦衣綴滿了玉石環珮，非常富麗堂皇，是內地塔樣華麗發展的結果。

在正定的廣慧寺的“花塔”，建於宋金時代，是此類造型中最為繁複華麗的一種。塔

為折角八邊形之三層建物，仿木樓閣，總高 40.5 公尺，塔剎部分高 13 公尺，十三圈的相輪改以一層層的蓮瓣。每一蓮瓣影塑有虎、象、獅、龍等動物，或是佛、菩薩，或是小型亭台樓閣，參差配置很有變化，並塗以各種顏色。塔頂則用八角攢尖頂收頭，整座塔宛如一束永不凋謝的花柱。現存“花塔”有十餘座，比較有名的是敦煌城子花塔、廣州六榕寺花塔、河北涑水慶華寺花塔、河北曲陽修德塔、河北正定廣惠寺花塔、井陘花塔、北京房山萬佛堂花塔、山西太原蒙山花塔、五臺山佛光寺吳公禪師塔等。

木料興建的「樓閣式」塔易燃、易腐，此缺點逐漸被磚石取代，而成為磚石砌建的「密簷式」塔。其塔簷與簷之間的緊密相連，內部空心的塔身被填實，所以稱為“密簷式塔”，其密簷可達七級、九級甚至十六級（大理三塔之中塔）。它是在仿亭閣式塔底層之上加上數級塔簷而成。簷與簷之間的塔身高距很近，每面塔身開的窗洞都不大，這是在中國發展出來最有特色的一種塔。

還有一種實心磚塔，每面外表都有佛龕，龕內置佛像，龕之兩側有繪製佛經故事或花紋圖案，但求簡潔，得與塔體協調，以達樸素大方之效。古代純磚造的塔，保存至今的如長安（今西安）大慈恩寺的大雁塔（方形角錐狀，原十層，因戰爭毀剩七層，內設有盤梯到頂。）、長安薦福寺的小雁塔（方形，原十五層，因地震影響現存十三層。）、長安興教寺的玄奘塔、長安香爐寺塔（十三層）、華嚴寺廢墟中的杜順塔、洛陽白馬寺的齊雲塔、杭州西湖淨慈寺的雷峰塔與保俶塔、天台山國清寺的隋塔、江蘇吳縣虎丘塔、南京棲霞山寺舍利塔、河南嵩山登封縣的嵩岳寺磚塔（十二邊形平面，十五層，高約四十公尺，西元 523 年所建）以及雲南大理崇聖寺的三塔（方形密簷式主塔建於西元 824-839 年間，十六層，高 69.3 公尺；兩座八角仿樓閣式小塔，十層，高 42.19 公尺，建於西元 938-1254 年間）等等，都是以磚材建造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曾經炸燬了一座磚造斜塔，此塔名泗洲塔，坐落在湖南省武岡縣，塔為七級八角角錐型，各級檐下有飛禽走獸、亭台樓閣、花草樹木，非常精美。《武岡縣誌》記有：「泗洲塔.....在東門外」，此塔始建於宋神宗元豐元年（西元 1078 年），這座古塔據說傾斜度比義大利的比薩還要老、還要斜。這一炸之後，中國再也沒有人為了這座塔為何斜而不倒而傷腦筋了。

仿木構造的塔是由磚砌，或鐵鑄或陶燒，可是還保持木構「樓閣式」的樣式，每一層仍然砌出木構造的樑、柱、拱、檐等，很清楚地表現出木構造的機能。中國大陸現存有六座古鐵塔，其中湖北當陽玉泉山寺，於北宋仁宗嘉祐六年（西元 1061 年）以生鐵所鑄的玉泉鐵塔，重 53.3 公噸，仿木構樓閣式，八角十三層，高有 17.9 公尺；江蘇省鎮江北固山甘露寺，於北宋神宗熙寧九年（西元 1076 年）建有九層高鐵塔，明代又修建，將原來的第五、六層作為三、四層，一、二層仍是宋代的製品，塔基為蓮花座，配上雲水紋、蓮瓣雙雀、遊龍搶珠等圖案，十分精緻。

以陶燒製的塔，則屬西元 1082 年，北宋神宗元豐五年燒製的福州湧泉寺千佛陶塔，最為有名。此陶塔為八角九層，高 6.83 公尺，座徑 1.2 公尺，係分層燒製然後併合而成，形體挺拔纖秀，工藝精巧，僅供觀賞。在北京故宮中的壽寧宮尚有六座景泰藍製成的藏式

佛塔，都還鑲嵌著價值非凡的貓眼等珍奇寶石。

印度佛教密宗興起後，又將另外一種五塔式的“金剛寶座塔”傳入漢地，早在敦煌北朝壁畫中曾出現。但到了明、清時期，才正式有了“金剛寶座塔”的修造。“金剛寶座塔”以方形高臺基、曼陀羅壇城式配置五座寶塔形成。其原型來自西元四至六世紀發展出來的一種塔式，最有名的是建在菩提伽耶的佛陀伽耶大塔。正中的塔代表大日如來，北方塔是不空成就如來、東方塔是阿門如來、南方塔是寶生如來、西方塔是阿彌陀如來。

北京有三座“金剛寶座塔”：正覺寺（明代所建真覺寺，又稱“五塔寺”，重修於西元 1761 年）、香山碧雲寺塔、西黃寺清淨化域（城）塔（為紀念逝於北京的第六世班禪喇嘛，於西元 1782 年所建的衣冠塔）都屬之。其他在山西五台山的圓照寺塔、正定的廣慧寺塔、四川龍興的舍利塔、內蒙呼和浩特市慈燈寺塔、雲南昆明的妙湛寺塔、景洪縣曼飛龍白塔（九會曼陀羅塔）各有一座，而以五塔寺雕刻得最為精美。

塔的五方配置代表著五種智慧和平面延展的五種佛國世界，還有浩瀚宇宙的象徵。喇嘛塔中甚至還包含了日、月、天、空、地等世界的垂直構成，以及地球的地、水、火、風、空等物質原素的特性。如位在內蒙呼和浩特市慈燈寺塔，除了在塔簷塑有佛陀與菩提寺的造型外，在塔座的北邊還分別刻有“須彌山分布圖”、“天道輪迴圖”及“天文圖”等。天文圖中還標有二十八宿、二十四節氣等內容。

元代官方信仰“喇嘛教”，從尼泊爾再度將窠堵波傳至內地，造型仍似覆鉢式，仍保有墳塚的形式，但已不再近似半球體，其下周舒張、中部束縮、上部再鼓大。上面豎立比較長大的塔剎，剎桿拉拔增至十三圈相輪即十三天，有時寶蓋裝飾繁褥，是為至今仍存有的“喇嘛塔”或“藏密塔”。明清時期密宗照樣盛行，但“喇嘛塔”也成為喇嘛或高僧的“墓塔”，在漢地則稱為“和尚墳”。

覆鉢式塔、金剛寶座塔大致上承襲了天竺舊有的模式，但已加入許多漢地的因素。西元 1271 年，忽必烈為了迎佛陀舍利，在大都（北京）修建了大聖萬安寺，就是尼泊爾工匠阿尼哥設計修造的北京北海妙應寺白塔，與天竺原始的窠堵波並不完全相同。另據〈真覺寺金剛寶座塔碑記〉中說：「其丈尺規矩與中印土之寶座無異也」。

明清時代雲南傣族信仰佛教的地區，也有一種與喇嘛塔同宗，但風格不同的“緬寺塔”。緬寺塔大多為圓形或多角形，其塔身低伏而塔剎高聳，相當俊秀。建於西元 1204 年的曼飛龍白塔，坐落在景洪縣孟籠鄉曼飛龍后山之巔，傣語稱為“塔糯”，意為“筍塔”，看來是金剛寶座塔的一種傣族人所建“緬化”塔的變體。曼飛龍塔為一組九塔立於同一臺基的塔群，台基為八角形須彌座。中心主塔為磚構實心，高 16.3 公尺，周圍圍繞高十公尺多的八座小塔，塔身潔白，塔尖貼金箔，狀似筍之破土而出，造型挺拔秀麗，組合得體壯觀。每座子塔都有一座佛龕，內供一尊佛雕，佛龕上還有一隻欲騰空飛翔的鳳凰，與龕門口兩條張牙舞爪的泥塑龍相對成趣。

另外山東歷城柳埠村的九頂塔，是建於唐代八角單層磚塔，高 13.3 公尺，塔身是磨

磚對縫砌築，牆體呈內凹曲面，正南面上方有拱門，內置佛像一尊。塔檐部用磚疊澀出挑十七皮，出檐亦隨之呈內凹曲面，檐上又疊澀收進十六皮磚，形成八角平台，上方置方形三層小塔九個。中間一個突兀而出，周圍八小塔環立，搭配有致，精巧有趣。

塔又有雙塔、三塔、六塔及“塔林”等的塔群排列方式。依據《法華經》中所說釋迦牟尼佛與多寶如來並坐，故有“雙塔”的建立。較有名的雙塔有太原的雙塔、蘇州羅漢院的八角七層雙塔、泉州開元寺的八角五層雙塔、遼寧北鎮崇興寺雙塔等。“三塔”代表尊奉釋迦牟尼佛、藥師如來佛與未來彌勒佛。大理地區南詔保和時期（西元 824-835 年）建造的大理崇聖寺三塔，是漢地佛塔，其中的千尋塔是大理現存最早的塔，為方形十六層密檐式塔，高 69.13 公尺，旁配有兩座十層高完全相同的平面八角形密檐式塔，其高有 42.40 公尺。塔之排列成塔牆的，如浙江天台山國清寺的六塔塔牆、青海塔爾寺的八塔塔牆。

至於塔群成林的，就是元代所建寧夏青銅峽牛首山的塔林，是以三角形布置整齊排列的 108 座塔的塔林，而位於塔林群最上方的是一座覆鉢式的喇嘛塔，其造型極為獨特。而塔數最多的塔林在嵩山少林寺，少林寺原是北魏孝文帝所建，現有唐代至清代千餘年間所造的各式墓塔，共有 232 座。其他塔林如北京西山郊門頭溝的潭柘寺及昌平區銀山寺塔林、山東泰山靈岩寺塔林等等，都是有名的塔林建築。

○中國寺塔的特色

中國式的塔有方、有圓，唐以前方形居多，宋以後則有四角、六角、八角以至十二角形，高有三層、五層、七層、九層、十一層、十三層、十五層、十七層以至三十七層者，有實心、有中空，有素磚堆砌甚至雕鏤畫棟，雖然有些已不再屬於宗教的建築，但的確是一種經由宗教建築影響的特色。

中國式塔的平面形邊通常是呈方或圓，有四、六、八、十二等雙的陰偶數，樓層數則為單的陽奇數，完全是配合中土陰陽調合的方式來處理。佛經裡有許多數字可以利用，有人認為四邊為四聖諦；六角形可以代表六道輪迴或六度萬行；八邊形代表八正道或八相成道；十二邊指十二因緣。反正稍能了解佛經又能說善道者，都可以說出一番根據、一種理由。

另據《續高僧傳》記載，建於北魏時的洛陽永寧寺塔，完成後幾十年就遭火焚毀，後人記曰：「入地剎柱，乃至周年，猶有煙氣」。所謂剎柱即“塔心柱”，就是由塔基直貫至塔剎的中心柱。從總高有 32.45 公尺的日本法隆寺現存的木造五層塔設計看來，有學者認為其結構是以剎柱為中心，四周的樑柱再攀附其上。認為剎柱好像是結構上的必要，其實未必，但似乎還有更神奇的意義在內。

○料敵塔與降敵塔

建塔還有特殊的用意，由於建高塔可以遠眺四方，利用來作為斥候監視來敵的軍事用途，現存最高達八十四公尺的磚造“料敵塔”，位在今河北定州市，始建於宋真宗咸平四

年時（西元 1001 年），歷時五十五年才完成。而另外一種是象徵性降敵用的塔，曾出現在新羅。

新羅國佛教興盛時期，產生了一種特色，舉國將新羅王視為「轉輪聖王」，相信新羅王族源至與釋尊所出的刹帝利種相同的聖族。慈藏大師於此種風氣下提倡「新羅國佛土說」，新羅早是過去佛說法的故地。因此，慈藏曾於護國皇龍寺興建一座高達六十六公尺半的九層塔，揚言建此塔可以祈願降服四鄰的九敵，塔中納奉了以前沈湖所帶來的佛陀舍利。九個敵國：第一層為日本國，第二層是中華，第三層是吳越，第四層是托羅，第五層是鷹遊，第六層是靺鞨，第七層是丹國，第八國是女狄，第九層是濊貊。新羅國將佛教精神的神髓發揮到極致，佛法就是立國的基本。這是新羅人認定其國是前劫之佛說法故地，也是擁戴轉輪聖王的精神指標。

○古塔的代表

磚造塔

《高僧傳》曰：「康僧會，吳赤烏十年（西元 247 年）至建康，孫權令求舍利，既得之，權為造塔。晉帝過江更修飾之，此中國造塔始也。」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塔是建於北魏正光四年（西元 523 年），在今河南嵩山的高嶽寺塔，塔身為淺黃色磚砌造，為十二邊十五層的量體，總高達四十多公尺。第一層有四個出入口和八個佛龕，塔內作為置放佛舍利與佛經之用途。二層以上密檐相接，最上是一個磚雕的塔刹。塔的外形為柔合的拋物線狀，是北朝時代有著濃厚胡人異國氣息的佳作。

據說南北朝時建有一座木造的天明寺塔，高達 147 公尺，相當壯觀。另有法王塔建於隋文帝仁壽元年（西元 601 年），位在黑河亂石灘地的仙遊寺。法王塔是中國現存唯一的隋代磚塔，為七層樓閣式，高 29.55 公尺，平面方形，塔身筆直，砌築精細，工藝精良。

應縣木塔

而由田和尚奉詔始建於遼代道宗清寧二年，宋仁宗嘉祐元年（西元 1056 年）的“雁塔”，因地處古代之雁門郡所屬的應縣而通稱之，經約一百四十年後，又於金代明昌六年（西元 1195 年）再修建完成，此位在山西省應縣程內西北的佛宮寺樓閣式木塔，則是中國現有唯一的古木塔。佛宮寺在金代稱為「寶宮禪寺」，佔地約有四十餘頃，院落群集，建築非常富麗。但是到了清朝，由於皇帝重視喇嘛教，顯較缺少了官方補助，信眾又生活窮困，無錢資助寺院，只好讓寺院破敗荒蕪，僅剩此木塔還保持原狀。我們可以從塔的南門外木聯，明瞭古人對此古塔的讚賞描述：

第二層 拔地驚天四面雲山拱起一柱；
 乘風步月萬家煙火飛接雲霄。
第三層 俯瞻桑干滾滾波濤縈似帶；
 遙臨恆岳蒼蒼岫峒屹如屏。

第四層 點嶮透雲霞西望雁門丹岫小；
玲瓏侵碧漢南瞻龍首翠峰低。

此塔原名叫“佛宮寺釋迦塔”，為八角形平面木構造塔，五層六簷，底層直徑為 30.27 公尺，總高有 67.31 公尺，位在佛宮寺大雄寶殿之前。全塔分為三個結構部分，最下層是磚石壘砌的基台，高四點四公尺；塔身全是木構造，高五十一點三五公尺，有磚製剎座高一點六五公尺；鐵製塔剎則高九點九一公尺。（據明萬曆田蕙《重修應州誌》記稱，塔高三百六十尺，圍半之，六層八角，上下皆巨木為之，層如樓閣，玲瓏宏敞，宇內浮圖足稱第一。）

全塔不用一根釘子就能建造完成，簡直是鬼斧神工。塔的每層結構是斗拱和樑枋組合成的，斗拱有 54 種不同的形式。塔結構的層與層之間不是榫接，而是“叉柱造”，是將上層的柱子下端削尖，直接插入下層柱頂端的凹槽中，此外未作任何固定的措施，就像堆積木一般建成的。每一層柱子都比下面一層向裡退入約半個柱徑做“收分”，形成柱子向內裡傾斜。正由於結構的不穩定性，彷彿有隨時倒塌的危險，卻是產生位移與形變間相互抵消的安全關鍵，令今人嘆服。還有一個奧秘，更能讓現代所謂的結構大師心服口服，就在於木塔除五個明層外，另有四個暗層，各暗層在內柱與內外角柱之間加設不同方向的斜撐，此些斜撐和樑柱所組成的平座暗層結構，類似空間桁架式的一道鋼構圈樑，如此明暗剛柔的巧思，使木塔在不穩定中達到穩定，且有極強的抗震能力。因此，雖經九百多年，歷經無數次地震，仍舊安然無恙。明代〈得修佛宮寺釋迦塔記〉曾載：「金元迄我明大震凡七，而塔屢震，屹然壁立。」復又歷經清代、民國迄今，亦有地震、戰火不斷，卻絲毫無傷，真為古塔慶幸。

○藏傳佛教的如來八塔

“藏傳佛教”寺塔的種類，有喇嘛塔（天竺式或藏式）、樓閣式塔、密檐式塔、金剛寶座塔（五塔）、朝聖塔、吉祥塔、紀念塔、護廟塔（寺院四周塔）、鎮邪塔、功德塔（八座或一百零八座）、長壽塔、藏經塔、舍利塔等多種。塔是佛教一種供信徒崇拜的重要寶物，建塔更有威懾制邪的神聖力量，可供人們祈禱求助。藏族信徒更建造整套的“如來八塔”來紀念佛陀的八大成就。

“如來八塔”也稱“善逝八塔”或“八大靈塔”，是“藏傳佛教”依“八大制底處”發展出來，為紀念釋迦牟尼佛一生的八大重要事蹟，作用類似壁畫上的八相圖。八塔為：

- 一· 在劫比羅伐史堵的“蓮聚塔”（積蓮塔、堆蓮塔，佛本生處）藏名「貝蚌曲典」，為紀念釋迦牟尼佛的降生而建，以佛降世即能行走，步步生蓮而名之。
- 二· 在摩揭陀國佛陀伽耶尼連河旁菩提樹下的“菩提塔”（Byang chub 成佛處、成道處）藏名「蔣卻曲典」，紀念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覺悟成道而建，也稱“成道塔”。
- 三· 在婆羅尼斯國的鹿野苑“吉祥塔”（轉法輪處）藏名「札西郭芒曲典」，紀念釋迦牟尼佛在鹿野苑初轉法輪而建，為傳法吉祥多門的象徵，也稱“四諦塔”。
- 四· 在耆闍窟崑山的“神變塔”（現神通處）藏名「炯楚曲典」，紀念釋迦牟尼佛在舍衛城顯現神變降伏外道而建。

五· 在劫比他國的“天降塔”（三十三天塔，從天下處，三道寶階）藏名「拉霸曲典」，紀念釋迦牟尼佛升天為母說法後，從忉利天下降重返人間而建，也稱“聖降塔”、“降凡塔”（Iha babs）。

六· 在摩揭陀國的“息諍塔”（化度分別僧處）藏名「演頓曲典」，紀念釋迦牟尼佛在竹林精舍調息僧諍，和解不生糾紛而建，也稱“和解塔”（和好塔）、“和平塔”。

七· 在廣嚴城的“尊勝塔”（思念量處）藏名「南傑曲典」，紀念釋迦牟尼佛涅槃前應弟子要求，延長住世、戰勝病魔、暫留世間、救度眾生而建，也稱“勝利塔”、“幸福塔”。

八· 在拘尸城城邊沙羅林內的“涅槃塔”（佛入涅槃處、雙樹涅槃處）藏名「釀喋曲典」，紀念釋迦牟尼佛示現涅槃而建。

據說，“如來八塔”的型制就是源自印度獲得佛陀舍利的八組人所建的原始窣堵波：“蓮聚塔”是依照迦毘羅衛城的窣堵波建造的；“菩提塔”是依照瑪格達的窣堵波建造的；“吉祥多門塔”是依照鹿野苑的窣堵波建造的；“神變塔”是依照舍衛城（斯拉瓦斯蒂）的窣堵波建造的；“天降塔”是依照僧伽尸（Samkasya，桑卡斯亞、桑卡西亞）曲女城的窣堵波建造的；“息諍塔”是依照王舍城（拉傑格里）的窣堵波建造的；“尊勝塔”是依照毘舍離的窣堵波建造的；“涅槃塔”是依照拘尸那迦城的窣堵波建造的。

還有另一種無量宮外的八塔：一· 東方白頂塔；二· 南方多羅寶積塔；三· 西方自在三界解脫塔；四· 北方業海塔；五· 東南象熱三塔；六· 西南巴爾巴熱塔；七· 西北吉祥積塔；八· 東北日輝塔。

紀念如來的八種塔非常類似，均由台基、塔身、相輪三部分所組成，但為了表示建塔的意義，又有所差異。蓮聚塔台基的四個階層為圓形，上有蓮花圖案；菩提塔具有降魔的能力，其塔形較大，地位特殊；吉祥塔塔腹要向外凸出；神變塔台基為四方形，塔腹圓凸；天降塔的塔腹又圓又凸，上有天梯；息諍塔台基四層，每層都是等齊的八角形；尊勝塔台基為方形，只有三階；涅槃塔塔基無層級，是種圓形佛塔。

藏塔有多重的表徵，具有印度五大原素的意義，也有宇宙體系的觀念。藏塔的基礎為四方形，上有四個台階，象徵佛教神聖的須彌山，也屬於地輪；塔基上的瓶形塔身是無形的原始佛的位置，象徵萬物的起源，也屬於水輪；瓶上是圓錐體的相輪，有十三圈，表示菩薩的十三種果位屬於火輪；相輪的半月形與太陽的形狀，象徵日月星辰圍繞須彌山宇宙柱運行著，其月屬風輪、日屬空輪。因此，藏塔雖有多種的變化，但都不會離開其基本的原理。

印度的窣堵波是從尼泊爾傳入西藏，其原來的覆鉢半球體轉變為瓶形或金剛寶座式的喇嘛塔，而廣為流傳。更因為元代把“喇嘛教”奉為國教，喇嘛塔便隨著政權的擴張出現在中土各地。元世祖至元八年（西元 1271 年）開始，在北京建造落成的大聖壽萬安寺，後於明代重建改稱為妙應寺，因寺內的這一座白塔，塔體潔白，所以稱為“白塔”，如今人們則直稱是白塔寺。

這座白塔由元代國師八思巴的得意門生尼泊爾名匠阿尼哥設計建造，共花了八年的時間完成。此塔供奉佛陀的舍利，又作為政教的威權象徵而“坐鎮都邑”。塔總高 50.9 公尺，基座面積 810 平方公尺，塔基是兩層亞字形的須彌座，塔身為上大下小的瓶形覆鉢體，鉢體下圍以大蓮華瓣。塔頂是十三層的相輪，裝飾著鍍金小銅塔和華麗的流蘇，以及重要的標誌。

清順治八年（西元 1651 年），與妙應寺白塔東西對峙的地方，另外建了一座北海白塔，塔基是十字折角型的須彌座，塔體比較清秀瘦高，正面有壺門式焰光門，上刻梵文咒語。塔剎成相背而置的天盤、地盤與日、月、火燄，覆鉢下為三道金剛圈。此塔之典雅陰柔與妙應寺白塔之粗獷壯美，形成對比。此塔台基是高大的磚石砌建，上為覆鉢式塔身，最大直徑 14 公尺，塔總高 35.9 公尺。塔身上部是細長的相輪，剎上的天地盤改為相背而置，再上為日月火燄。覆鉢下的裝飾由蓮瓣改為三道金剛圈。

○西藏高僧靈塔

佛陀並沒有要求弟子把自己塑成全身舍利，而是以火化處理。可是後世弟子們卻留下那麼多的肉身菩薩，代表著何種意義？有沒有受到中亞文化的影響？而且乾屍、“木乃伊”、和肉身菩薩到底有什麼差別？為何佛教徒對乾屍不很尊重，卻對肉身菩薩要虔誠萬分的膜拜？其中如何區別？而且直到今天，仍有許多的出家人期望自己的肉身能夠不朽，背後的目的是什麼？都是很令人好奇的。

禪宗六祖的肉身舍利是中土最先有的高僧肉身舍利。記載說開元三大士之一的密宗大師善無畏圓寂，“遺形漸逝加縮小，黑皮隱隱，骨其露焉”，這是古代密宗大師遺蛻縮身的記錄。藏傳佛教供奉高僧肉身的靈塔，也就是珍藏西藏聖者的遺骸處。在布達拉宮的紅宮內，有歷代達賴喇嘛的靈塔；甘丹寺有宗喀巴的靈塔殿；札什倫布寺有第一世達賴喇嘛和四至十世班禪的靈塔殿。

古代埃及和斯基泰人皆相信有來世，認為靈魂不滅，故有厚葬之習俗。根據蘇俄的考古研究報告，斯基泰人上層首領人物之屍體，都經過香料塗敷，有些屍體的內臟在塗香料前便取出，屍體除了塗香料外，還放入防腐劑，再填滿乾果仔，與埃及“木乃伊”的處理方式大致相同。波斯人稱斯基泰人為薩迦人，西藏也有薩迦派，也有類似“木乃伊”的處理。而且釋迦族與薩迦族，發音相似，與這種情形是否有關？值得研究。

古埃及人相信，人的靈魂有天會回到原來的軀體，並得到永生。希臘「歷史之父」曾描述埃及人製作“木乃伊”的過程：「首先用鐵鉤從鼻孔鉤出一部分的腦子，然後注入藥劑清洗。他們用衣索匹亞石製尖刀，在屍體側面劃一刀，把內臟取出來。用椰子油酒和搗碎的香料清洗體內，然後將桂皮、沒藥、乳香等眾多香料填進體內，再依原樣縫好。」五千年前的古埃及人就是這樣保存身體的。

西藏的靈塔與印度的佛塔不一樣，它可以在靈塔內供奉火化後的遺骨，也可以保存完好的遺體。高僧涅槃後的遺體要經過防腐、乾燥、裝金三道技術處理的手續：首先將遺體

加以洗滌，不動一刀一剪地從特殊孔道取出體內臟器，然後用含蘇打粉的藏地出產的沼鹽，吸收體內的水分，再用綢緞密密裹緊吸出水分，數月間按期更換綢緞，直到水分完全吸乾。然後同時以藏紅花、檀香粉、香料、漆料、藥物及高原地帶生長的具有防腐消毒作用的植物等等，進行複雜的處理，使“全身猶如人在睡眠，隨時可以喚醒，外部輪廓一如生前”。最後進行裝金修飾，先進行整容塗上金粉，並重新描繪五官，並將黃金箔一層層附麗在遺體上，使每一皺褶處都複製得一如生前。然後穿上法衣、頭帶法冠，手執金剛杵、鈴等法器，最後才將製作處理完善的肉身置於塔內。

印度的佛塔純粹是對精神的關懷，西藏卻是把精神與肉體一同珍視。不過，若同樣作為涅槃塔，倒以西藏的靈塔最為實際，最符合塔的本義。而且藏塔的塔身合與人體的肩腰比例，也與菩薩的塑像等同，完全呈現禪定中的人體輪廓，所含的深意竟是如此，令人讚服。

○現代密宗建立的舍利塔

第一座在台灣建立的密宗舍利塔，位在台北縣深坑鄉，是為紀念紅教高僧蔣波羅曾仁波切而建，塔身潔白無瑕，襯托在蔚藍天空的山區裡；在台灣台南左鎮葛瑪葛舉寺建有“神變塔”，是東南亞最大的密宗舍利塔。其基座在幾位大仁波切的應允下，融合了台灣顯密佛教的風俗，作為先人置放骨灰之靈堂；建在美國科羅拉多州洛磯山佛法中心，為紀念丘揚聰巴仁波切的舍利塔，是以“天降塔”的方式興建的，意在祈求聰巴仁波切很快地能轉世再來。

丘揚聰巴仁波切在西元 1970 年遇見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 (Daistz T. Suruki)，進而相知相惜，後在鈴木先生鼓勵下建立了〈金剛法界佛法中心〉。依頂果欽哲仁波切的指示，塔內將放置十萬個「擦擦」(Tsa Tsa)，這些擦擦是混合了聰巴仁波切的骨肉舍利與泥土所作成的小佛像，通常這樣是為了凝聚舍利塔的精神力量。擦擦泥塑浮雕是用硬模擠壓而成，可以是小型泥佛或是一些帶有佛像的“佛塔小山”。

在印度境內，有一座紀念卡盧仁波切的舍利塔，塔高 108 呎，僅次於聖地菩提迦耶舍利塔的第二大塔，位於印度西利谷利市 (Shiliguri) 地方，是在通往卡林邦 (Kalimpang)、錫金 (Sikkim) 與不丹 (Bhutan) 的路上。土地是長住夏威夷的仁青喇嘛的兄長所捐贈。開工時有打雷的吉兆，並挖到五色土。

舍利塔內供有釋迦牟尼佛與卡盧仁波切的法像，一塊從卡盧仁波切的遺體上割下來的肉舍利，還有一根纏繞咒語代表中脈的直木「搜幸」與很多擦擦 (tshs-tsha)。由空中俯視，可以看到塔尖寫有斗大的六字大明咒咒語，塔旁四周均立有佛像。(卡盧仁波切的遺體舍利，很完整地保存入龕於他在梭那達本寺的舍利塔)

○現代密宗對佛塔禮敬的無限功德說法

我們從現代的藏密文宣中見到，藏王赤松德貞向蓮師請求：「偉大的上師，請您告訴

我們若是向大佛塔頂禮、繞塔、恭敬、獻供養以及整修、粉飾、清潔、打掃大佛塔，這是三世諸佛的總集處，這將產生何種功德利益？」蓮師回答：「大王，請您仔細傾聽。在三世諸佛菩薩皆如實的進入這座清淨心壇城後，大佛塔能立即毫不費力地滿一切願，因為它已成為如意寶。如果有眾生以清淨心向大佛塔頂禮、繞塔、禮敬，所得到的功德是不可思議、不可計量，這是三世諸佛所不能言。因為大佛塔的建造是為了帶給眾生無量的歡喜；因為大佛塔是三世諸佛心之無上壇城，因為也是世、出世間眾生的欣悅處，不論天人、不論任何的發願祈請，一切皆能滿願，即使是究竟悉地和無上成就皆可滿願。」

「這座如意滿願大佛塔——恰容卡秀大佛塔，珍貴的如意寶珠，能賜給眾生任何形式的快樂，那些能來朝禮注視大佛塔者，在死亡後中陰飄泊期間，三惡道的門將對其關閉。如果有人能聽見大佛塔的音律，究竟證悟的種子已根植於他的心中；如果有人能清楚觀想大佛塔本性者，他將不再有種種煩惱的干擾，能很快進入禪定中；如果有人能合掌誠摯地向大佛塔禮敬，將能進入真實道中。」

「有人若希求權勢，若向大佛塔獻供養，則可成為轉輪王；若有人繞行大佛塔，則可獲得天道七種功德：出身高貴、形體美好、大安樂、品德智慧、權勢榮耀、無有疾病以及長壽；若有人向大佛塔祈願，則不論為自身求或為他人求，皆可立即滿願；若有人向大佛塔的住持僧眾獻供養，則來生將無有飢渴疾病；若有人以香花供養大佛塔，則可獲得祥和與安樂，以及飛黃騰達和健康長壽；若有人向大佛塔細獻香供，則將得到清淨的事業；若有人獻燈供，則將照亮無明；若有人獻塗香，則將遠離煩惱與痛苦；若有人供養飲食，則將成就三摩地，並遠離飢餓。」

「若有人以五種香來供養大佛塔，將能形體美好、受一切人喜愛；若有人以五種塗香作供養，將得到潔淨的住所，無有任何惡味臭息；若有人以五種寶物作供養，則將累積功德，並且增進權勢、榮耀、快樂和享受；若有人以寶傘勝利幢作供養，將可免除貪欲，並且將受人禮敬；若有人以絲帶和旛旗來作供養，就可得到安樂、財富和豐盛，並且將能免於水、火、獅、象、復仇、毒蛇、非人及毒藥的恐懼；若有人以燈燭供養，能在剎那間見到十方如來真實法界；若有人以酥油燈供養，將能以法燈照亮十方，息滅愚癡無明、增廣佛慧。」

「若有人以白漿粉刷大佛塔，將得到明潔光潤的膚色，並得到快樂、繁榮及健康，並能號令人鬼神眾；若有人以飲食在法會中作供養，將能得到究竟和悉地力，而且心識中的各種潛能將成為真實。」

「若有人能掃除清潔大佛塔的灰塵，則能身體明麗光潔；若有人能修護重建大佛塔，則能去除無明的種子和根源；若有人能使大佛塔免於損壞，將能免於非時死亡，若有人向大佛塔祈求大樂之流，將能得到十方諸佛的灌頂加持；如果有人有、無意觀想大佛塔，將能自然化生於西方極樂世界的蓮花中。」好像只要禮敬供養大佛塔，任何「世俗」的富貴、權勢都先能滿願。

○多功能的五輪塔

塔之認識有顯密二教之別，顯教以塔為揭高德之標幟，即所謂“墓標”，故限於佛乃至有德之比丘；密教以塔為大日如來之三昧耶形，五輪塔是佛體，而非墓標，因而允許為結緣追福之利用。故密教可建石塔婆為一般僧俗之墓處，此為五輪塔。《大日經疏》卷十四曰：「一切世界皆是五輪之所依持。世界成時，先從空中而起風，風上起火，火上起水，水上起地。即是曼荼羅安立次第。」

來台弘法多次的密宗大德陳健民上師，曾指示在台灣北部金山鄉建立一座石造“護國五輪塔。密宗用五輪塔來示現十方諸佛法、報、化三身之總集合體，其淵源於《一切如來心全身舍利寶篋陀羅尼經》，經云：「此真言具大威力，能滅生死重罪，成就淨善功德，若人至誠禮拜、恭敬、供養，或安於佛像，及塔中，或潔身佩帶，心存善念，即為十方如來攝護加持，不為一切寒、熱諸病，災難、天橫及盜賊、怨讎、魘魅、咒詛、毒蟲、毒獸等之所傷害，亦無饑饉、貧乏之憂，一切諸天讚詠、衛護，速能消除業障，增長福慧，現世安穩，後生極樂，所獲功德，不可思議。」

金山五輪塔是經筆者設計，由〈普賢王如來佛教會〉總主教徐博士芹庭大德負責籌款、安排建造，徐總主教說：「五輪塔由下而上為地、水、火、風、空五輪，宇宙皆由此五大元素所組成，其文字則為梵文五輪的種子字，五輪塔中貫以不鏽鋼管表中脈，由丹麥國王之女婿烏力拉麻哲學博士放置密宗白教大寶法王的髮舍利與佛陀舍利。放置後，曾感晴天霹靂，甘露普沾十方之靈驗，在場信眾皆親眼目睹。」

五輪塔由下疊上，地輪黃色立方形，水輪白色圓球形，火輪紅色正三角錐形，風輪綠色鉢行形，空輪藍色摩尼寶形。塔中「貫以中脈」與塔刹的作用是相同的，主要是能通天地之氣。《易經》學專家徐博士指出，此五輪塔又隱含太極、兩儀、四象、五行、八卦和宇宙萬象的原理，包括釋、儒、道三教聚集的功德。五輪塔也象徵靜坐中的人體，作為人體曼陀羅（有胎養作用）：盤坐的雙腿為地輪，腎臟為水輪，心臟為火輪，肺臟為風輪，頭部為空輪，以讓靜坐者平衡調心之用。可知，一般塔內之刹柱另有目的，而非屬結構上的，但有其必要，是故可從佛教建築看出佛法的應用性與包容性。

○七寶、輪王七寶與八吉祥、八寶、八供

七寶、八吉祥、八寶、八供等都與佛教的裝飾供養有關，常在石雕、彩繪、供桌上出現，我們研究佛建築必須清楚這些物品。根據資料顯示諸經所說的“七寶”有些小差異，《法華經》之〈受記品〉曰：「金、銀、琉璃、磲磔、瑪瑙、真珠、玫瑰七寶合成。」、《無量壽經》上就樹說七寶：「金、銀、琉璃、玻梨、珊瑚、磲磔、瑪瑙。」、《大智度論》卷十曰：「有七種寶，金、銀、毘琉璃、頗梨、車渠、馬瑙、赤真珠（此珠極貴，非是珊瑚）」、《阿彌陀經》曰：「亦以金 Suvarya、銀 Rupya、琉璃 Vaidurya、玻梨 Sphatika、赤珠 Rohita-mukta、磲磔 Musara-galva、瑪瑙 Asmagarbha 而嚴飾之。」

《般若經》則以金、銀、琉璃、磲磔、瑪瑙、琥珀、珊瑚為七寶。而蒙古“藏傳佛教”的七寶（資具七寶）則為金、銀、琉璃、冰珠石、子母綠寶石、水晶石、紅珍珠。今人選

其中不同的八種稱為“八寶”。通常“藏傳佛教”雕塑的佛像體內或小型塔中裝藏用的“五寶”，為金、銀、珍珠、珊瑚、青金石或水晶。不過，也有把劍、虎皮、坐席、八功德水、衣服、靴、佛堂等稱為七寶，所以不要混淆不清。

《長阿含經》卷六〈轉輪聖王修行經〉提到：「一. 金輪寶、二. 白象寶、三. 紺馬寶、四. 神珠（摩尼）寶、五. 玉女寶、六. 居士寶、七. 主兵寶。」其中居士寶在《涅槃》、《俱舍論》稱為“主藏臣寶”，在《雜譬喻經》則為“典財寶”；又有居士寶另稱為“大主臣寶”，主兵寶另稱為“將軍寶”的說法。藏族佛畫中的“七珍”寶（precious）為大象寶（elephant）、大臣寶（minister）、王后寶（queen）、駿馬寶（horse）、將軍寶（general）、金輪寶（wheel）、牟尼寶（jewel）。甚或增加寶藏瓶、寶山、寶樹、寶牛等等，這些都是指轉輪聖王所應該擁有的寶物。

“藏傳佛教”的吉祥物甚多，其中以呈現圖案之“八吉祥”為最常見。八吉祥為：吉祥寶傘（Precious Umbrella）、吉祥金魚（Golden Fish 雙魚）、吉祥寶瓶（Vase of Treasure）、吉祥蓮華（Lotus Flower）、吉祥海螺（White Conch）、吉祥寶結（Endless Knot，盤長）、吉祥寶幢（Victory Banner，華蓋——天竺軍旗）、吉祥法輪（Golden Wheel）。而蒙古“藏傳佛教”的“吉祥八物”卻是指：鏡子、黃色顏料、奶酪、醬、羽毛、水果、右旋海螺、紅色顏料等。西藏的“八瑞物”也稱“八吉祥物”，則為：鏡、酪、長壽茅草、木瓜、右旋海螺、牛黃、黃丹、白芥子。還有“八寶飾”（Eight jewel ornaments）是裝飾佛像的物件：頭冠（crown）、耳環（earrings）、高繫領項鍊（choker）或短項鍊（short necklace）、長項鍊（long necklace）、臂環（arm rings）、手鐲（bracelets）、腳鐲（anklets）、皮帶（belt）。

“藏傳佛教”的“八供”是供在供桌上的禮品，其咒為唵邊炸（金剛加持）啞甘（飲水——表功德水）、巴丁（浴水——表功德水）、補施別（花——表布施）、堵別（香——表持戒）、啞羅給（燈——表忍辱）、更迭（塗香——表精進）、尼尾爹（食物——表禪定）、夏布打（音樂——表般若）不囉的匝耶（虔誠奉獻）娑哈。所以，如果不是寶品供養，則會繪畫在彩圖上，那是表示虔誠的一點心意。

○為何早期的佛塔擺在中軸線上？

據《洛陽伽藍記·永寧寺》說：「前有寺門，門內建塔，塔後建佛殿。」塔中藏有舍利，是信徒膜拜的地方，為寺院的主體，塔重於寺，今日本大阪飛鳥寺與四大天王殿是仿白馬寺而建立，從韓、日兩國現存的古佛寺，約略可見唐以前中國佛塔的風貌。

位在五台山南門道上附近的尊勝寺，現已非唐代原貌，早先是佛陀波利第二次回五台山經過，於此見原寺已毀，表奏聖上奉旨敕建為“善住閣院”並建有尊勝經幢，“經幢”是刻有經文的多角形石柱，該經幢現已無存。此寺於宋大聖四年（西元 1026 年）演教大師奉旨重修重建，再建有尊勝經幢，改稱“真容禪院”；又於明萬曆十九年（西元 1592 年）淳峰和尚承旨修建，寺名改為“尊勝禪寺”，但大致上應該仍依原有之中軸線建立。

西元 1986 年香港的金山法師見祖庭破敗，集資重修，歷十二年完工。今之尊勝寺從入口依次為天王殿、大雄寶殿、三大士殿、藏經樓、諸天殿與五文殊殿皆對準中軸線建立的，寺後建有高四十五公尺高九層的萬藏塔，則稍微偏些。左手邊念佛堂前的中庭，現存有的塔形尊勝經幢，係宋代建立至今，有些風化，但經文仍很清晰。寺右側牆外，則有墓塔群。

戊寅年末舉辦「1998 年佛教建築傳統與前瞻系列講座」，第一節中國中央美術學院屠舜耕教授特別提到，初期的佛教建築在寺中心大殿前，均建有佛塔，後來逐漸塔寺並重，再後來則寺重於塔，塔就往兩側移，退居次要地位，最後卻縮小供於供桌上，改以供佛像的大殿為主體。起因是佛教信仰深植民間後，隨著對佛理的認知，人們開始擺脫佛塔的神秘感。

而據《沙門統惠深之條制啟》曰：「朝士死後，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宅略為寺矣。」北魏開始，一般富紳仕豪為求死後得度或來世平安，紛紛獻宅為寺，但依制“宅居佛寺”是不能建塔的，只好成立無塔之寺院，從此開始塔寺分離。

建於南朝元嘉二年（西元 425 年），位在寧波的阿育王寺中，有一座舍利殿高五十餘（公？）尺，殿內再建一石製舍利塔，石塔內又有一小座七寶鑲嵌的青色木塔，“高一尺四寸，廣七寸”，塔剎有五重相輪，塔身四面都有雕刻，內藏有釋迦牟尼佛的舍利。此小木塔完全是印度風格的造型，據說是在晉代泰始年間（西元 265-289 年）由叫劉薩阿的人挖掘出來的，被視為阿育王所造的八萬四千塔之一，但又與五代吳越王錢弘（俶）以金銅精鋼所造的八萬四千寶篋印經塔相似，根本弄不清楚到底是地下挖出來的，還是五代時遺傳下來的。不過，確是中國現存最小的名塔。

○塔為何成了死亡的象徵？

在屠教授所展示的幻燈片中，有些塔的塔剎就現出了八卦的符號，中國佛教認為如此佛道不分，更成了台灣寺廟的特色。古代的塔是佛陀神聖的象徵，台灣佛教並沒有類似大陸的叢林制度，沒有寺田供給經濟來源，不知從何時開始，就有了“靈骨塔”、“骨灰塔”來安奉信徒靈骨，成為經濟的主要來源之一。屠教授就說中國的古佛塔很多是實心的，最多也只是一樓才可以進入，裡面供的是佛陀舍利、佛像、佛經等。

其實中國佛教除佛塔外，還有兩種不同功能的塔，一是“墓塔”，一是“風水塔”。“墓塔”是用來埋藏高僧和佛教徒的，大多離佛寺不遠，造型與窣堵波式塔相似，但也有「亭閣式」塔與「密簷式」塔，“墓塔”下築有石室，內可置骨灰罐，以千百不計等。中國大陸於最近幾年，又有由港、台信徒投資靈骨塔、骨灰塔的興建。

約在元代中後期出現的“風水塔”，是堪輿家利用佛塔建築，作為彌補風水缺陷所用，或為鎮風、鎮水、鎮妖而建，一般採用「密簷式」塔，量體不大而簡單。不過，到了清朝中晚期，則又有屬於“風水塔”的「圓柱式」塔出現，其基座為方型，塔身平面則為圓形。而塔簷收分不很明顯，簷級的出伸很短，每層塔簷用石料仿磚塔正反疊澀出挑，且

其規模不大，僅只有三至四公尺高。後期“風水塔”亦以實心居多，裝飾也比較簡單，每面塔身劈龕，置以道教之造像，如魁星、文曲、雷公、老君等等。

明末清初時的見月老人在《一夢漫言》書中提到：塔應建在龍首之地，以保永遠。也就是要建在大殿左前方，中土人士認為主殿左邊為大，若是建佛陀聖塔，當然可望佛寺香火興隆。後來卻有人主張塔不宜建在大殿前方及兩側，想必指的是靈骨塔、骨灰塔才有了此禁忌。於是可知有學者為何認為塔是「死亡的象徵」，指出建於埔里的中台禪寺在佛頭頂上安塔是「死亡的建築」，是不吉利的。

○繞塔是修行？

又《佛音日報》曾報導，佛光山星雲大師準備花上新台幣十億元興建佛「牙」塔，安奉由逃亡印度的西藏喇嘛所贈送，迎請回來的佛牙（但並未說明是左犬牙或是右犬牙，人類只有四顆「牙」，佛陀其它三十六顆應屬「齒」），而委託高雄一位「民間專家」（非建築師）規畫。過幾年塔興建完成以後，臺灣將有一處作為膜拜、繞塔修行的聖地。因為台灣的塔都是安奉寺僧或俗人的靈骨塔，沒有一座純舍利塔之故。

再根據〈佛文月刊〉報導，星雲大師最後則決定在佛光山寺的北側，開發九點六八公頃土地，利用五點四公頃可建地，興建地下一層、地上二十層建築物，作為「佛陀紀念館」，內設佛牙舍利展示區、藏經區、小型展覽紀念館、禪室、研究室等。後來佛光山在世界不景氣的當今，又取得擎天神公司拋售的西北側鄰地四十公頃的土地。

中國時報終於在 2003 年 1 月 13 日報導：佔地五十公頃的佛陀紀念館，在 12 日動工。佛光山的開山祖師星雲大師表示，紀念館的外觀是以「初看不是佛，看久了就是佛。」的寶塔造型設計，宣稱與高雄縣政府未來推動的「觀光行銷」目標一致。紀念館的建設，和高鐵、捷運有著同樣得意義，後者是「硬體」建設，紀念館則屬於「精神」建設。

更表示此座塔高一百三十公尺的「佛陀紀念館」，只要除了供奉釋迦牟尼佛的牙齒舍利外，館內還有博物館、展覽館，並設有三百六十度立體動畫電影院、活動廣場、文化廣場、服務廣場、安養中心等附屬設施。塔的建築材料是當今最特殊的建材，將可留存數千年，可以是未來世界歷史的傑作，是作為全世界人類的精神指標與堡壘。安基儀式則在念佛、灑淨及七百位貴賓虔誠捧著以金箔包覆的磚塊，依然在齊念著「阿彌陀佛」的聖號下砌成。

其實，繞塔的宗教行動，自古就被認為是有加持力，能夠賜福信徒的。雖然，整個外在的身體的朝拜行動，是由個人內心深處轉化的，何不直指出來，是否智愚程度不一，必須統一教學？或許是為了同時減去現代信徒因過度營養後的肥胖，而令朝山繞塔，卻忽視思維敏銳的小部分人。

相信不少人曾見《達摩破相論》說：「繞塔行道者，塔是身心，當令覺慧巡繞身心，念念不停，名為繞塔。過去諸聖皆行此道，得至涅槃。今世人不會此理，不曾內行，唯執

外求，將質礙身，繞世間塔，日夜走驟，徒自疲勞。」可知繞塔是「像法佛教」甚至是「末法佛教」的特色。正因有如此等超然之見，達摩大師（Bodhi dharma）早就受到頑固的密宗與律宗法師的毒害多次。但是，如今號稱傳臨濟禪法的大師們，卻漠視達摩祖師的勸告，真令人搖頭嘆息。

佛像部分

我們可以把佛、菩薩、阿羅漢、金剛、四大天王、護法神眾、歷代祖師、飛天（Gandharva，音樂神乾達婆）等等的神像（deities）繪畫、雕塑都歸為“佛像藝術”。傳遍亞洲的佛教，因為在西元前二世紀左右受到希臘文化的促成，人們從心靈崇拜（理性的信仰）轉變為膜拜偶像（感性的信仰）的信仰，逐漸轉變為眾佛、眾神足下虔誠的信徒，已經有將近二千年的歷史。

佛像崇拜的信仰已經根深柢固，不會再有人習慣於沒有佛像的原始佛教，就連提倡“回歸佛陀時代”的人，恐怕也不能避免放棄佛像的。因此，佛像已成為佛教精神的直接表徵，但是如果把佛像在各傳播地的發展情形作一系列的比較，會發現有截然不同的現象，還會讓人有“這怎麼可能？”的懷疑與驚嘆。

○為什麼早期的佛長得像希臘人？

目前所知，據傳由富樓那尊者為佛陀所畫的寫實像，仍存在大英博物館中。該畫與“婆羅門教”對梵天印象既成的「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的描述，的確相差太多（但如腋下平滿、馬陰藏相等修氣功行者所產生的生理變化後之特徵，確有其事實。）。依此傳說的大人相——大丈夫相，本就屬於占星命相上的說法，如果全部依該說法，所描繪出來的佛像，一定相當奇怪的。

「貴霜王朝」把佛陀改造成印度化的阿波羅（Apollo）的樣子，有著波狀毛髮，那只是泛希臘化地區的佛陀，就連後來世界各國自行雕塑的佛像，也全然不同。而非洲黑人基督徒就曾把耶穌塑造成黑皮膚形象，以便讓同胞認同，這真是異曲同工。清乾隆六年，為了中國佛像還是大量的粗製濫造，便下令譯出《佛說造像度量經》以統一佛、菩薩、佛母、明王的造形。（當然這本經是後代大德造，非釋迦佛親說。）

今“小乘佛教”寺院中僅以單尊「取相」，僅提供以一尊釋迦牟尼像來敬拜，甚為簡潔，確與“大乘佛教”、“密乘佛教”有其不同、特殊之處。可惜全國制式的統一造型，卻又顯得十分呆板，如緬甸、寮國等國家的佛像造型。古希臘是偶像崇拜最徹底的國度，希臘人一定受到古埃及偶像崇拜的薰陶，其「擬人化」的神像，留傳至今最多，當然對印度古有宗教變成偶像崇拜影響也最大。

希臘佛教不能免俗，為了大眾冥想的需要，所以也在希臘入侵印度犍陀羅（Gandhara）後，並同時於摩突羅（秣菟羅 Mathura、摩偷羅、馬圖拉、末土羅、摩突羅，今穆特拉）分別有了大量佛教與“耆那教”的造像運動，並使在家佛教徒視具體之「事物」重於抽象之「理論」，但將本來主張「覺悟」的修行，忽然降為偶像崇拜，陷入與佛法相違的巨大矛盾與倒錯的危險中，則甚是可惜！

○原先佛像是被雕刻來模仿、思念用的，不是用來拜的。

如今我們用金、銀、銅、木、石，雕塑了佛像，每天很虔誠地跪拜，是想能崇服佛的般若智慧，見了祂的形像，不忘祂的教誨，是為了「模仿、效法」祂的行止，或如同看了父母的遺像，回憶父母的親情，在內心中與父母有交談的機會，此種禱告的心懷，也是各教信徒相類似之處。又，供花獻佛正如同我們以花圈裝飾在陣亡將士銅像前一樣，是在感佩其崇高精神，而不是求那些金銀物像的神祕加持。若說佛像必須享用供物，豈不會把信徒嚇死？

所謂「祭神如神在」那是假設的狀況，如果拜石頭會感應，有神祕的靈效，也都是自心的反映而已，沒有神奇可言。所以《金剛經》（Diamond Sutra）警告說：「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即能顯現出我們如所從來（So-come）的佛性，才是最需要去了解的。否則又被痛責為偶像崇拜（基督教也有十字架的象徵性圖騰崇拜），豈不冤枉？

事實上“漢傳佛教”崇拜佛像的起因，正好是中國在“五胡十六國”三百多年的分裂戰爭動盪下，人民苦難深重。佛教適時宣揚救苦救難的偉力與因果報應的說法，吸引了大量受苦受難的人民，和已自身難保的上層人士，而大為興盛。西域式的佛陀梵像進入中土便迎合變裝，於是漢相的佛、菩薩像高坐於華美的床上，上覆七寶流蘇帳，宛如中國的帝王、王公、貴族。但背後卻隱藏著“帝王即佛”的用意。也由於「政教合一」的需要，讓大師們不敢懷疑，至今中國的信眾們卻仍然迷惑於這種祈求、崇拜。

○佛教徒不應該著像迷信

您曾否懷疑：「我家的『歐米陀浮』和你家的『阿彌達罷』為何長得不一樣？」尤其今日可見日本、中國、台灣、西藏、尼泊爾、錫金等地所造佛像，雖都有阿彌陀佛，竟然沒有一尊造型相同。就是告訴我們不要著相，否則執著外像修法就是「外道」法，尤其不要忘了內尋、內證的心法。可是往生時來接引的是誰？豈不叫人有盲目無主之憾？

因此，要知道所謂阿彌陀是無量光，是要在腦中生起無量壽、無量光才對。記得十年前有人在台灣南部佛×山拍照時，因為長期曝光及動搖的緣故，洗出燭光搖曳的呆板照片，一時轟動號稱西方三聖顯靈，到處被傳頌著。還有很多附佛外道，利用重複曝光製造重疊顯像，更笨拙的是指頭擋到，洗出來後卻大肆宣傳為放光加持、神佛降臨，達到種種自我宣傳的目的。對於這種現象，一直沒有大師想澄清清楚。

佛教徒的著像迷信是目前最被“基督教”徒引以為笑談的，擁有般若智慧的佛教淪落

至此，能不叫人感慨萬萬千？（依古大師指示：接引佛具不定相，皆憑信徒感知，但應具無見頂光、須彌白毫眉間光、胸萬卍字（Swastika）旋光。此指示亦提到是光的覺受，故非世間尤其在中國創立的淨土宗，諸大師所推崇之各種藝師畫作的畫像、塑像而已。）

○密教徒應該是模仿的高手

後來，「後期密教」雖開始出現龐大的造像，如果不了解其「表徵」的用意，更會陷入著相的泥沼，或沉迷在滿天神佛的幻境。俗稱「禪貧、富密、淨土方便」由於密法成立之年代，是當時「物質」文明盛興的時代。社會人士知識水準「好像」也較高，強調今世要能成就，比較適合（各當時）的知識階級、智慧高、家境良好者。加上有理論智慧、有程序的修法，其供養物品，可顯示當時的富裕。而密教為了將深奧的密法，以各種特殊造像來「表徵」，然後再詳細解說，並告誡應於「最終」而放棄、離執而無執，顯然是針對當時、當地人心、文明之不同而設計，此真是用心良苦！

密宗訓練先由「對生本尊」崇拜，轉成最終之「自生本尊」觀想，從唐卡（Tanga，Thank-kas 蕩嘉）上繪製的佛像等造型、坐姿來「模仿」起，在身心上達到相同的境界，是「以假修真」最圓滿的教學方式，暫時允許初學者對偶像「崇拜」的用意也是在此。尤其觀想其實也是一種能量波動，想念光明的方法，這也是密教的特色。但是誤用於黑暗的觀想，就會降低能量波的波長與頻率，而貶低陷入黑暗的空間——所謂的「地獄」。

但是，如果學了太多本尊以後，難免變成多重性格，增加自己的限囿，發展自己的執著與對他人的憎恨，反而不利心性的超越。《西藏的魔法與密法 Magic and Mystery in Tibet》書中描寫一群人可以虛構一個幽靈（心靈的產物），大量的心能量凝聚，而且賦予它生命，但要費很大的工夫，才能重新吸收將它「解體」。由此可知，雖然掌握了「心靈造物論」，若是一直執著崇拜佛像和曼陀羅，仍無法領悟佛的正心。

尤其，密教金剛明王的產生來自印度教的諸神，是以作為比濕婆夫妻更具威力的神佛而創造出來的。密教「認為」不動明王是大日如來的化身；降三世明王是阿門如來的化身；軍荼利明王是寶生如來的化身；大威德明王是無量壽如來的化身；金剛夜叉明王是不空成就如來的化身，完全是隨順剛強眾生而幻化出來的，所謂「菩薩低眉；金剛怒目」兩者相應並俱。還有密教的諸天像，也是由“印度教”及其他宗教的神，轉化而成為佛教的護法神眾。

在《大圓覺心法》一書中，華藏上師指出密教則是初期祖師為對治“婆羅門教”徒而設立的，龍猛菩薩住世時，則以婆羅門之手法建立一切密法，即用婆羅門方法度婆羅門，使之還歸本來面目。一切的知識如果沒有善加運用，很可能成為我人達到自性最深奧境界的陷阱。因為觀照自己，不必依賴正式的灌頂儀式，也不依賴知識的詮釋。

其後諸師均依龍猛之法，建立四本續以度印度四階級：以《修本續》度婆羅門（Brahmana，祭司）；以《作本續》度刹帝利（Ksatriya，王室、武士）；以《瑜伽本續》度首陀羅（Sudra，農奴）；以《無上本續》度旃陀羅（Candala，屠者）。對貪、瞋、癡特

別重的人，分別順其性而編製不同的儀軌來對治，常聽：「我有一切心，佛說一切法；我無一切心，不用一切法。」即知其詳。

因此，不要忘了成佛只是覺悟實相的道理而已，而不是要修成（著相）為紙畫、泥塑、石彫、木刻、金鑄成品模樣，也不該冀望物體偶像能賜福給我們。禪宗強調：「佛來佛斬，魔來魔斬！」就是深刻瞭解自心的反射，形成一切的聖凡意境，不可執著。

若說中國行者唸佛，會出現中國式的佛像；那麼泰國信徒腦中出現的，一定是泰國的佛像，兩者絕不會混淆。因此唸佛現出佛像的情形，也只表示對佛像虔誠專心而已，不值得誇耀。《金剛經》不是告誡我們說「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嗎？

○佛像塑造的起源

周顯王 42 年（西元前 327 年），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橫掃希臘、羅馬、埃及，並入侵本屬波斯的犍陀羅（Gandhara，今屬巴基斯坦 Pakistan 和辛得 Sind），將西方的偶像崇拜文化帶入此區。直到西元 50 年，後漢光武帝建武 26 年，丘就卻（Kujula Kadphises）於罽賓（Kubha，古印度西北地區，今之阿富汗東北與東巴基斯坦北部）建立北印度「貴霜王朝」。西元 58 年，丘就卻登位第八年，開始採用“佛教政治”治國，建立「阿育王僧伽藍」，召開大乘經論結集大會結集初期大乘經論，初期大乘崛起，此亦即傳統佛教史上所稱“第三次佛經結集”，也為貴霜王朝第一次佛經結集。

丘就卻登位第十年，建「阿育王僧伽藍」，詔令天下立「如來神廟」，並戒殺，戒獵與捕魚，推行孝道。西元 62 年，丘就卻登位第十二年，將「班央石窟」賜給“耆那教”生活派僧人居住，在佛陀誕生地豎立石柱及佛像，並下令佛出生地的「藍毘尼」村人得以減稅，下詔每五年將由中央派佛教官員至全國各地視察佛教政治推行情形。

早期原始佛教不允許描繪或雕塑佛陀在人間的肉身像，人們僅能利用象徵性的事物來懷念佛陀的曾經存在，人們非常苦悶於無法對佛陀的敬慕。直到西元一至三世紀，才逐漸打破了這種禁忌，開始發展成為佛像雕塑藝術的興盛時期。在古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羅與北部的秣菟羅地區，曾是「貴霜王朝」時期的兩大佛像雕塑中心。另外在中南印度的「案達羅王朝」（Andhars Dynasty）統治下的阿默拉沃蒂地區，其佛像雕塑的手法自成一派，與犍陀羅、秣菟羅形成該時期的三大藝術重鎮。

希臘人本就具有諸神的神話與造像的意識，很容易就打破印度次大陸原本迴避塑造佛像來崇拜的禁忌。於是古埃及的摩崖王像，希臘、羅馬的神像雕刻等巨像傳統，加上波斯藝術的裝飾圖形，被希臘裔佛教徒引入天竺地區。因此在“大乘佛教”的發展地，從此開始有了佛教的偶像崇拜。這種希臘化的羅馬藝術風格和造像術，便流行於中東與天竺等地區，而基督聖像的造型似乎也是如此產生的。

初期為了以佛陀為修行榜樣，曾經雕塑佛陀苦修時的瘦骨像以及佛陀的涅槃臥像，普

遍顯示出當時的宗教氣氛和苦行的堅持。佛頭有著優美自然的波浪式的捲髮覆蓋，披希臘通肩式的長袍袈裟，臉部表情高貴、冷靜，神態是安然般沉思內省。

○佛像藝術的發展

自從西元一世紀開始塑造佛像以後，任何一個時期，只要人心的願求有所變遷，佛教的思想也隨順眾生產生變遷，通常都會表現在當時佛像的雕塑造型上，反應出當時當地人心的祈願目的。所以從考證佛像、觀賞佛像中，可以在形的變化發現隱藏於背後的思想演變，了解當時信徒們心中的變化與願望。

隨著佛教的興盛，中土地區從魏晉南北朝開始，佛像的繪畫與雕塑，便得到空前的發展。凡有寺廟之處，都有畫家、雕塑家投入心血，創造精美的佛教藝術品遺留至今。常見的經變圖，有佛陀的本生故事、佛傳故事、佛說法圖、因緣故事、佛教史跡等等，各有主題。都隨著不同的民族、朝代、政權，以及不同的技巧、手法與造型，留存各種藝術創作，形成蓬勃的佛教文化。

武則天時，有于闐僧人提雲般若譯（或編）出《佛說大乘造像功德經》說：「依諸相好而作佛像，功德廣大無量無邊不可稱數。彌勒，若有人以眾雜綵而為續飾，或復鎔鑄金、銀、銅、鐵、鉛、錫等物，或有雕刻栴檀香等，或復雜以真珠、螺貝、綿繡織成，丹土、白灰若泥若木如是等物，隨其力分而作佛像，乃至極小如一指大，能令見者知是尊容，其人福報我今當說。」這是最澈底的「像法」時代之經典名著。

在印度等地的佛像，大都偏向描述佛陀的本生故事，目的不外是要世人效法佛陀，佛手則作出說法或轉法輪的手印。但是，在中、韓、日的佛像造型讓世人效法的少，信仰祈願的卻到處都是。寺中雖有應信徒需要的多尊佛像，卻以主尊單獨的坐像、立像為多，佛手則呈現與願手印或施無畏印居多。可知中土佛教思想的傳入，是以當時的民族思想特性加以選擇後傳入。那麼，由輸入再輸出到韓國、日本的過程中，從佛像造型的不同變化，也可以了解各當時韓、日兩國的國情與民心的特性。

初傳期的韓國佛像是禪定印像，一般認為是以釋迦牟尼像為學習對象。六世紀末至七世紀中葉，則盛行彌勒菩薩的思維像，與新羅國自稱「龍華香徒」的花郎集團，抱著出世濟眾，追求統一志業，建立理想國有關。統一新羅時代漢三國時代相同，仍以阿彌陀如來、藥師如來、彌勒菩薩、觀音菩薩為主流。三國時期王族階層普遍信仰彌勒，但是到統一期以後則不分階層，群眾則以信仰阿彌陀佛淨土為主流。

再從日本佛像造型的演變，也可以看出各時代社會人心的變化與願求，及佛像的深入涵意和各種表法。如阿彌陀佛，在「奈良時代」，是以說法的姿態表現；「平安時代」則以靜坐沉思的姿態表現；「鎌倉時代」以後，天下不平靜，則以立像作為接引的姿態。國民黨政府播遷來台灣以後，由於經過長期的戰亂，人們厭倦娑婆世界的不安，於是產生淨土思想中祈願往生的迫切願望，所以一些寺院還把接引佛像沿著馬路，在露天一一尊尊地排放，成為台灣佛教的特色。

○巨佛的創建

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寫今阿富汗境內的巴米揚石窟說：「梵衍那國……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寶飾煥爛。東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伽藍東有包覆金俞石箔（tuttha，黃銅，色如黃金）的釋迦佛石像立像，高百餘尺，分身別鑄，總合成立。城東二、三里伽藍中有佛入涅槃臥像，長一千餘尺。其王每設無遮大會，上自妻子，下自國珍，府庫既傾，復以身施。群官僚佐，就僧贖回。若此者以為所務矣。」（看來梁武帝還不是率先捨身入寺的榜樣）

巴米揚石窟位於今阿富汗喀布爾城西北方二百公里，是在北面興都庫什山（Mt. Hindu Kush）的一條支脈賈加爾山脈與南面是巴巴山脈之間，位在此兩山脈間的一個小盆地上，此處是古絲路中亞地段連接薩珊王朝、印度和西域的交通樞紐。巴米揚大佛窟群有 750 多個洞窟，分布在海拔 2500 公尺上的山崖，有兩座大佛高達 55 公尺和 38 公尺，分列於東、西兩側岩壁，兩壁龕相距約八百公尺，整區共構成莊嚴、肅穆的聖地，曾被譽為“世界上最大的佛教遺址之一”的石窟。

而金佛在八世紀至九世紀時，被入侵的伊斯蘭教徒剝去顏面。十三世紀時，蒙古大軍把梵衍那城塞的人斬盡殺絕，從此此地被人稱為“死谷”、“鬼都”。今據考古學家與學者所了解，據說在距離兩站立佛像不遠處，真的有一尊臥佛，因為埋藏在地底或藏身山壁間，而逃過回教徒毀壞佛像的劫難。此臥佛是那兩尊立佛的四到五倍大，長有兩百多公尺。從玄奘大師的描述，知道雕刻的是涅槃的佛陀臥像。西元 2001 年年初阿富汗神學士政權的塔立班在摧毀巴米揚兩大立佛及石窟後，被世界各國視為極端回教激進份子。於該年 11 月 15 日包庇恐怖份子主謀奧薩瑪賓拉丹的阿富汗神學士政權，在美、英聯軍轟炸下撤出喀布爾，換由北方聯盟進入，但仍屬回教信仰者。因此是否讓臥佛出土，已成為爭議的焦點。

這種巨佛造型隨著佛教東傳及南傳，受到中土和南洋帝王的仿效，中國著名的有北魏雲岡的“曇曜五窟”本尊像，敦煌莫高窟 33 公尺的北大佛和 26 公尺的南大佛，甘肅天水麥積山高 15.7 公尺的摩崖大佛釋迦牟尼和普賢、文殊兩菩薩像，陝西彬縣石窟高 18.5 公尺的本尊佛像，龍門奉先寺的盧舍那大佛（盧遮那，流舍那，法身佛毘盧遮那 Vairocana 的報身）像，四川樂山高 71 公尺、肩寬 24 公尺的凌雲山石刻彌勒大佛；四川潼南縣高 27 公尺的南禪寺大佛。

巨佛的創建傳到日本，有名的是鎌倉大佛和奈良東大寺的盧舍那大佛像；傳到柬埔寨時，闍耶跋摩七世建新王都，稱為大吳哥城（Angkor Thom），其百因寺由 54 座大大小小的寶塔構成一座大寶塔，高約 43 公尺，每座寶塔的尖端皆雕有四面微笑的佛陀面孔，被稱為「高棉的微笑」。這 216 張佛陀面孔其實都有闍耶跋摩七世的影子，用於代表至高無上的王權。

在唐代武則天更執意將盧舍那大佛的造像變成自己的化身（或者是朝臣的有意奉

承)，那麼兩側的天王菩薩就是她的群臣。藉以寄寓王權的永握、江山萬世的祈願。武則天建周以前，觀音的造像還留有鬚鬚，她當權以後，觀音才特別「應化」成為女性，讓今天大部分信徒以為觀音本來就是女性。

○大月氏國的佛像藝術

佛滅六百多年後，丘就卻時代（生平西元前 5 年到西元 78 年，在位約同東漢光武帝時代）才出現的《道行般若經》說：「譬如佛般涅槃後，有人作佛形像，人見佛像無不跪拜供養者，其像端正姝好如佛無異，人見莫不稱歎，莫不持華香、繒綵供養者。」

《般舟三昧經》說：「佛者色如金光，身有三十二相，一相有百福功德，端正如天金成作。過去佛，當來佛，悉豫自歸。今現在佛，皆於人中最尊，常念供養，當供養於佛華香擣香飯食具足，當持善意，用是故，三昧離不遠。常持鼓樂倡伎，樂於佛心。為求是三昧者，當作佛像，種種具足，種種姝好，面目如金光。」（可見《道行般若經》是配合造像才造作的經典）

丘就卻時代的人民，在官方的鼓勵下，非常熱衷於立塔及造佛像。大乘經典之《佛說作佛形像經》更列了十種作佛像的好處，並說：「作佛形像後世得福無有窮極盡時不可復稱數。四天下江海水十倍……作佛形像，後世死不復更泥犁禽獸薛荔惡道中生。其人見佛形像以慈心叉手，自歸於佛塔舍利者，死後百劫不復入泥犁禽獸薛荔惡中。死即生（升）天，天上壽盡復來下生為富家作子，珍寶奇物不可勝數，然後會當得佛泥洹處。」告訴民眾如此則可以有「得福」、「作大功德」，後世能享盡容榮華富貴的妙用。（這豈是佛說之本意？）

「貴霜王朝」曾採取宗教寬容的態度，使得文化呈現出多元的風貌。其錢幣上除了佛像外，還採用希臘、波斯與印度各地三十多位神祇之像，如“拜火教”的太陽神（Mithras）、月神（Mao）、風神（Oato）及“印度教”的濕婆神（Siva）等等。可以看出有大夏、印度、伊朗和西伯利亞的傳統風格。

○秣菟羅的本土佛像藝術發展

秣菟羅（Mathura，也譯成馬土臘、馬圖拉）在印度的西北部與中部之間，是“耆那教”（Jainism）、“印度教”（Hinduism）和佛教的聖地。秣菟羅今名穆特拉（Muttra，馬特拉），位於新德里（New Delhi）之南，在恆河（Ganges）支流朱木那河（Jumna river、Yamuna river）的西岸。

秣菟羅早在雅利安人（Aryans）入侵時，可能就已經是立足在重要的商業通道上。古譯名還有摩偷羅、摩突羅、摩度羅，是盛產蜜與孔雀的亞熱帶地區。有佛教尊者目犍蓮、舍利弗、羅侯羅、阿難及文殊師利菩薩等人的遺身舍利塔在此。

秣菟羅是印度本土佛像藝術化的重要地區，在西元一世紀末葉，也放棄了不雕刻佛像

的堅持，卻在短期內創造出自己獨立的風格。佛像改著「袒右肩」的薄衣袈裟，有別於寒冷地區的犍陀羅「通肩式」的袈裟；頭髮也不是波浪型，而是上捲的單一螺型，面部呈現著笑容。早期都是以當地土著達羅毘人的面貌外形為雕刻範本，後來才有佛陀三十二像的統一造像。而秣菟羅與鹿野苑都是印度佛像的製造中心，但各有其地方特色。

秣菟羅藝術強調佛身的健壯、華麗，呈現出肉體裸露的美與力，與犍陀羅時期的佛像安靜沉思大不同。秣菟羅的雕刻師為了突顯佛陀的神性，於是在佛陀身上加諸某些特徵（lakshanas）：兩眼之間有眉間白毫（urna），頭上有佛頂髻（Ushnisha），手掌與腳心有法輪（dharmachakra）等等三十二像的美好都刻上。並且一改犍陀羅佛像那種沉靜肅穆的氣氛，把佛陀雕塑成一種孔武有力、雄壯健美的身軀，充滿旺盛的生命力。

「大夏王朝」的希臘人曾統治過秣菟羅這個地區，後來又成為「貴霜王朝」的領地，是帝國東部的中心，她是「貴霜王朝」時期與犍陀羅幾乎並駕齊驅的佛教藝術重鎮。早期藝術是兼有犍陀羅藝術與印度本土藝術的風格，可說是犍陀羅藝術轉向笈多藝術的過渡形式。

秣菟羅地區的雕刻品，是以帶橘黃斑點的紅砂岩為材料，色緩而具熱烈感。與犍陀羅地區彩用青灰色片為材料，形成一種冷峻、沉重的感覺完全不同。由於印度本地崇尚裸體的肉體美，許多以紅砂岩雕刻的裸體藥叉女（Yakshi），就十分的醒目，以腰、肩、胯部扭動式的以S型三道彎曲線，表現印度女性特有的風姿。特別是大幅度的出胯動作以及豐滿的雙乳、渾圓欲彈的健美身軀，說明古印度藝術崇尚肉體美的情趣。

○笈多王朝的佛像藝術

晉元帝大興三年（西元 320 年），印度「月護王」所建立的「笈多王朝」（Gupta Empire），是印度第二個強盛的帝國，統治領土雖然幾乎遍及整個“次大陸”，但仍比不上「孔雀王朝」的疆土遼闊。此時期“印度教”與佛教是和諧相處的局面，位在阿旃陀（Ajanta）附近的廟宇，深入山丘地形，氣勢雄偉非凡。洞窟裡的壁畫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是本時期的藝術傑作。同時也開始了北印度改良式佛像的刻創，其先後共有三百三十年歷史，是「天竺佛教藝術」的黃金時代。

「笈多時期」的秣菟羅樣式與薩羅那特（Saranath，鹿野苑所在）樣式的佛像雕塑，是延續「貴霜王朝」的犍陀羅佛像和秣菟羅佛像再演變而來。其佛頭的法髻變為珠寶帽式，腰部由粗壯變為細腰，眼瞼下垂，呈現出安詳靜謐的氣氛。服飾由寬敞變為俗稱“濕衣法”貼身式樣，袈裟如蠶衣一般密貼於身，衣紋變為律動的新月形。笈多時期的佛像造型，後來隨著佛教的傳播，影響到南傳與漢傳佛教的佛像造型藝術，比犍陀羅佛像的影響更深遠廣闊。

「笈多時期」的佛像創造，這時已嚴格按照古印度所認定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美來雕塑。有著裝飾華利的圓形的頭光，要求衣飾質薄以能顯現肉體的健美為準，螺髮垂耳，頸部三道紋，渾圓的肩部，扇形的胸，堅實的小腹等等，有著當地理想中的審美特性。

○波羅王朝的密教藝術

八世紀在東印度孟加拉地區興起的「波羅王朝」(Pala Empire)，此王朝持續有四百年之久，其勢力影響今東印度的比哈爾邦(Bihar)及孟加拉地帶。波羅王朝盛行“秘密大乘佛教”(密教、金剛乘)，是「笈多王朝」後期佛教在印度與本土的“印度教”相結合，經長期演變而形成的教派。此時期的密宗佛像雕塑，打破了「笈多時期」的古典藝術準則。密宗把大徹大悟的佛陀提昇到神的寶座，並推出一批新的佛尊與釋迦牟尼佛並駕齊驅，此期佛像的動作姿態誇張，出現各式各樣的手印，裝飾則更崇尚華麗繁褥，背光採用尖拱、火燄等紋樣。而「波羅王朝」的密教藝術風格，後來則影響西藏的佛教藝術非常深遠。

佛教曾吸收“印度教”主神毘濕奴(Visnu)稱為大自在天(Mahadeva，一切魔之王)，可是印度教徒卻說釋迦牟尼是毘濕奴的第九個化身，佛教也把夜叉王因陀羅天神吸收為帝釋天，把河神蓮花女神拉克修美(Lakshmi)吸收為吉祥天女，歷史上兩教在興衰較勁下，除了教法相互抄襲，其神佛也相互交流，「波羅王朝」的佛像藝術就如此豐富起來。

○佛像雕塑藝術的主題

世界各民族對雕塑創作，似乎各有天份。在佛教還沒有傳入前，中國的雕塑技巧已經非常的成熟，佛像雕塑的傳入，更刺激了中國，在原有的基礎上，開出更美麗的異彩。佛像雕塑的主題，大部分與繪畫相同，常見的是佛像、菩薩像、阿羅漢像、天龍八部與供養人像。

寺院大殿中供奉的主要對象，如“印度教”以毘濕奴(Visnu)為主尊，兩旁配侍梵天(Brahmadeva)與帝釋天(Sakra devanam Indra)；佛教在天竺則以釋迦佛(Sakyamuni Buddha)為主尊(最早是以太陽代替涅槃的佛)，兩旁配侍梵天與帝釋天為侍僧(西元182年的造型)，或目犍蓮尊者(Maha Maudgalyayana)與舍利弗尊者(Sariputra)，在中土則改為阿難尊者(Ananda)與大迦葉尊者(Maha Kasyapa)。

來到“秘密大乘佛教”時期，以毘盧遮那佛(Vairocana Buddha)為主尊，兩旁配侍代表智慧的文殊師利菩薩(Manjusri Bodhisattva)與代表大行的普賢菩薩(Samantabhadra Bodhisattva，即密教的金剛薩埵Vajra Bodhisattva)。到中土以後也有以釋迦佛為主尊，兩旁配侍文殊師利菩薩與普賢菩薩。

“漢傳佛教”淨土宗則以阿彌陀佛為主尊，兩旁配侍觀世音菩薩(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與大勢至菩薩(Mahasthamaprapta，即密教的金剛手菩薩Vajrapani Bodhisattva)。後來“大乘佛教”發展出來的「青頸觀音」、「四臂觀音」、「馬頭觀音」以及「千手千眼觀音」，也是源自“印度教”所稱大慈大悲能普渡眾生的主神毘濕奴。

佛教的四天王天是來自印度的傳說，欲界最高級的六欲天其最初一重就是四天王天

(Catur-maharaja-kayikas)。四大天王「各護一天下」，世稱「護世四天王」，即東方持國天王(Dhrtrastra，白面王，提頭賴吒)；南方增長天王(Virudhaka，藍面王，毘樓勒叉)；西方廣目天王(Virupaksa，紅面王，毘樓博叉)；北方多聞天王(Vaisravana or Dhanada，金面王，毘沙門，由“印度教”的財施天俱毘羅 Kuvera 所轉形)。後來在《封神演義》裡又變成了中國武將“佳夢關魔家四將”，成為職司風、調、雨、順的天王。

由於南詔、大理國時代是印度密教“阿吒力教”盛行的時期，由“緬甸道”傳入的“阿吒力教”是以在家修行為主。特別重視在家大菩薩維摩詰居士，因此見有“文殊問疾圖”，將維摩詰大菩薩雕塑成面帶病容的神色，以突顯他自稱“因眾生有病，故大菩薩病”的大道。更因為“阿吒力教”也崇尚儒教，所以維摩詰手中握有一卷書。

○藏傳佛教的佛像

“藏傳佛教”的佛像造型，顯然與漢地佛教有很大的差別。為什麼會有那些呈現暴烈、猙獰、恐怖、怪誕的佛像信仰，出現在同樣也是佛教的寺院中？藏密佛像一掃佛教仁慈的面孔，反而把人性最醜陋的一面引入，深刻改變了佛教的雕刻藝術。這一直是“漢傳佛教”或“南傳佛教”教徒深感疑惑的地方。而其看來就是“淫慾相”的金剛明王雙身像，怎麼可能被戒行清淨者所容許？就像漢傳比丘看到來台的喇嘛們去吃蒙古烤肉，口中一定會直唸阿彌陀佛。

依梵文文字所具性別，古佛像及佛教、“婆羅門教”、“耆那教”、“印度教”有重男輕女之父權思想，致其神與菩薩都為男性而言，「勇猛丈夫觀自在」、「觀世音」為男性之各種多臂變化身，無非都想超越源自“印度教”主神濕婆或毘濕奴的各種變化，但不知何時起，有些菩薩便成為女性，仍有待考證。

古代黑髮棕黃皮膚的閃族人與蛇有甚深的神話關係，造成“印度教”主神毘濕奴的坐騎是阿難陀蛇(龍)王。後來造成密教金剛護法有甚多是以蛇王為瓔珞纏臂等雕像，其淵源極深。更令人驚奇的是佛教護法神將韋陀天，原來在“印度教”裡就是濕婆神的兒子，即知密教時期的經典已大量收編了印度的神祇。

在歐洲人的眼中，認為在印度的宗教與倫理的典籍裡，充斥著數不清的誇言浮詞，為的只是滿足其特有的關懷：保持有系統地殫思盡慮的完整性。其中利用無限堆砌的修飾，用形容詞、比較與象徵，透過巨大的數目來加強偉大和神聖之印象的努力，以及淋漓盡致的無數幻想，再再使得歐洲讀者筋疲力竭。難怪西方近代文哲大師韋伯研究梵文經典時，常覺表現得無比巨大、多采而富於幻想，便以「誇大！誇大！」四字作為結語。

後來密教更收編了“印度教”最高的神濕婆之不動忿怒化身為不動明王，“印度教”的諸神被採納入密教，並賦予佛教思想的教化，都成為佛教的守護神，於是龐大的印度神話就進入佛教中無法分辨了，似是而非的神話恐導至信徒不易覺悟自性，一生在滿天神佛中度過。

古代匈奴人與斯基泰人，會將敵人的腦蓋骨與眉毛平齊鋸開，其外包以皮鞘，其內嵌以黃金，作為酒杯之用。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南絲路演化的密教，出現護法右手持偃月彎刀，左手捧嘎巴拉（Kapala, A skull cup, 頭蓋骨作的顛杯）的造形，就是延襲古代草原野蠻的文化影響，或是為平服、轉化其民族曾經受害的夢魘。

藏密“紅教”三大護法之一的「一髻佛母」（Ekajati, Samantabhadri 本初智慧的普賢王如來佛母），其一眼、一乳的造型，很可能是源自公元前七世紀後期，出生於普洛康奈斯島的希臘詩人阿利斯鐵阿斯曾到中亞地區旅遊時，並據他見聞所寫下的長詩《獨目人，Arimaspea》裡記載居住在額爾齊斯河流域的齋桑泊附近的獨目的阿里馬斯普人：人口眾多、勇悍善戰、畜牧發達，他們毛髮毳毳，面貌奇特，只在前額當中長著一隻眼的獨目人。

也由於藏人居住在高地草原上，常常遭受冰天雪地的颶風橫掃，在奔騰的河谷間，形成強悍的民族個性，但也增加了對大自然神話的恐懼。西藏如果不昇華恐懼，以更瘴惡的、野蠻的神祇信仰來震撼他們的心靈，是無法達到懾服民眾的目的。

所以，從五世達賴執政開始，就大量出現有鮮血淋漓的人頭、屍身的恐怖畫像，極力宣揚天堂和地獄之說，採用氣氛詭異、駭人聽聞的複雜儀式，通過恐懼的規則和強大的保證，來讓藏民信從，這種獨特的社會心理，顯然是比印度密宗更青出於藍。

或許以上的說法是很冤枉的誤解，不過從佛法的廣大適應性來看，為迎合不同地區的民族，佛教自然會發展出不同的信仰崇拜。如關聖帝君在“漢傳佛教”裡被認為是“世間護法神”，而且清代北京“藏傳佛教”東黃寺就建有關帝殿。在日本也有地方神皈依為佛教裡的神，在“南傳佛教”地區也把印度民族神話裡的猴王，如此這般地納入了護法神的陣容。

大昭寺的護法神殿內，在一片漆黑底色的牆壁上，用黃、綠、藍塗料和金粉描繪出馬頭明王、金剛手、負背龍王、閻魔護法神和婆羅門神像等等。神像的圓睜怒目點綴醒目的白粉，張牙露齒的部位染成粉紅色。無數猙獰兇悍的惡神模樣，有如將迎面破牆而出，會讓人感到窒息般的恐懼。

密教護法神的造型，與工巧華麗、堆金瀝粉的佛陀畫像，形成鮮明的對比。多彩多姿的藏密佛教藝術，似乎在述說人性善與惡的極致，把貪、嗔、痴三毒完全地呈現，而不加以避諱，不像有的民族作了太多不真實的掩蓋。密教對性的看法也是露骨而直接，採取用性的“色染”來調伏阻礙修法的無明與魔障，因此，藏密有歡喜佛造型的出現。是知藏密的雕像極盡能力扭曲現時的安祥態，在宗教理性的支持下，成為教義的表徵，信徒情感的記憶。下面就介紹“藏傳佛教”著名寺院裡供奉的主尊（Family lord），希望讀者有所認識。

通常漢地稱為“歡喜佛”（明代稱“天地父母佛”）的雙身交抱佛像，其中之一就是指“歡喜金剛”，也簡稱“喜金剛”，通常都是呈現與明妃擁抱接吻之立姿像，八頭十六

臂四足，頭戴骷髏冠，冠上有一忿怒明王的頭形。左右各八隻手，手中都托著一個白色頭骨蓋碗“嘎巴拉”，碗中盛種種富有寓意的神物：白象、紅牛、青鹿、黃天地、白水神、青風神等等。明妃左手勾住明王頸，右手持偃鉞刀上揚。兩尊身上都懸掛有五十顆骷髏頭串成的項鍊，象徵梵文的五十個字母。明王左雙足踩住三個仰臥之人，表示降伏了貪（desire）、嗔（anger）、癡（delusion），其右雙足則向內翹踞，站立在蓮座上，以舞立姿而立。

《金剛頂經》：「奇哉自性淨，隨染欲自然，離欲清淨故，以染而調伏。」是知藏密採用“以欲制欲”的手段，顯然是對應不同的民族風情。也把人性的善惡、真假、美醜、愛恨、苦樂、陰陽、縱欲與禁欲等等矛盾對立的現象，都納入兩性雙身連體的形象中，表現出陰陽合一的太極思想，勾畫出生命、世界和宇宙，是別有用心的。

“藏傳密教”寺院還供奉有其他明王護法：時輪金剛雙身，四面二十四臂，明妃有雙面八手，以上兩手擁抱金剛；勝樂金剛是站立的雙身像，有四頭為紅、白、黃、藍四面，分別象徵權威、善靜、發展、憤怒；具十二臂，腰間圍虎皮裙，掛有人頭一串，兩手分持金剛杵鈴，擁抱紅色明妃；馬頭金剛雙身，在紅色猙獰的鬃毛裡有三個綠色的小馬頭正仰天嘶叫，金剛六隻手各持“嘎巴拉”、索、噶杖等，左手擁抱“多羅”明妃度母；密集金剛雙身，三頭十二臂，主臂兩手持金剛杵，擁抱淺灰色明妃，結跏趺坐在蓮座上。

藏密認為三乘佛法中，以“大乘密咒乘”（金剛乘）的教法尤為殊勝。金剛乘教法主要開示四續部，其中“無上瑜伽部”的內容非常豐富，但以開示“方便續（父續）與“智慧續”（母續）的修法為主。在父續的方面分為三：對治貪欲的方便續，對治嗔恚的方便續，對治愚癡的方便續。

從《金剛精要莊嚴續》看到說：「密集金剛屬於對治貪欲的方便續中，最為殊勝的修法。」或許是某些民族本性比較貪欲，故有此修法的必要。或許也為了導致裸而不穢、露而不淫，轉化為心地的純淨與超越的目的。

在哲蚌寺大殿供奉的主尊（yidam）是大白傘蓋佛母（藏名都噶）。根據《大白傘蓋經》說“出有壞”如來頂髻中，出白傘蓋金剛頂髻大迴遮母，具千手聖母、千面聖母、百千萬眼聖母。此佛母有大威力，其不二熾燃能放大光明，以淨德覆蓋一切，以白淨大慈悲遍覆法界。佛母身白色，原三頭九眼，在頭上重重疊疊有多層頭，如同高帽般；佛母身體周圍有數不盡的手臂，形成一個大圓圈依序排列，很容易被以為是千手千眼觀音菩薩；每支手各有一顆眼睛，手上持有鉤、索、弓、箭、杵等法器，最外環繞火燄圈；最上右手持一白傘蓋，有護國、安民、鎮妖、伏魔的威力；腳下踏著無數的人物、飛禽、走獸，表示在佛母傘下能庇護眾生。

甘丹寺的宗喀巴寢殿“赤妥康”供有文殊師利菩薩、大白傘蓋佛母和尊勝佛母的鎏金銅像。文殊師利菩薩身色杏黃，肩有經卷，高髮髻戴花冠，長髮垂披散在肩旁，上身袒露佩戴環釧；藏語稱為“措道那木瑪雅”的尊勝佛母，有三面八臂，額上各有一眼，高髮髻戴花冠，左臉是紅色的，右臉是藍色的，主臂兩手托著金剛杵和絹索，左邊第一手上揚

施無畏印、第二手持弓、第三手持有花之淨瓶；右邊第一手托著小化佛、第二手持箭、第三手作與願印。（大白傘蓋佛母像與哲蚌寺所供相同）

甘丹寺及強巴林寺的經院中，主供一尊怖畏金剛“雅曼達嘎”（Yamantaka，九頭明王，藏名“多杰吉杰”）的泥塑像，是無量壽佛的忿怒現身，其相貌猙獰可怕，閃舌嗞牙，顰眉忿恨。身色青黑水牛頭，擁抱藍色屍起明妃“羅浪扎娃”陰陽兩體交接，有九面二十七眼三十四臂十六足，以蹠右展左之勢而立，以蓮花為座，有紅日、火燄等圖案裝飾；手持各種法器（右手握持鉤刀、鏢槍、擣杵、匕首、短鎗、鉞斧、戈鎗、箭、鉤、顛棒、喀章噶、輪、五股金剛杵、金剛鎚、劍、查嘛嚕；左手握持滿血顛器、梵天頭、盾牌、人足、器索、弓、人腸、鈴、人手、屍布、人幢、火爐、半頭、作期剋印手、三角幡、風帆），足下匍伏各種天道或魔王（梵王、帝釋天、遍入天、自在天、六面童邪引天、太陰、太陽）。

其表徵：頭之二角象徵二諦（俗諦與真諦），九面表大乘九部經（即長行、重頌、孤起、本事、本生、未曾有、無問自說、方廣、授記），三十四臂加身語意象徵三十七道品（即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眼、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等修道資糧），十六足表徵十六空，陰陽兩體交接象徵大安樂；右八足所踏人、水牛、黃牛、驢、駝、犬、羊、狐等八物象徵八成就，左八足所踏鷲、梟、慈烏、鸚鵡、鷹、鵠、公雞、鶴等象徵八自在；裸身涅槃像象徵不染無礙，忿怒沖髮象徵妙道；體掛五十顆人頭項鍊，其中三十四代表梵文輔音字母（Sanskrit consonants），十六代表梵文元音字母（Sanskrit vowels），表示學佛經的根基已有。（另有三十六臂尊，皆結期剋印，執不同法器之造型，左足踏八禽表制伏梵天等八大天，表制伏一切毒見。）

甲域寺的貢康（護法神殿）殿內壁畫中繪有女護法神祇騎騾天母（吉祥天母），藏語稱帕顛拉母，據說她有百多種變化形象，原本是婆羅門教的主神之一，後被佛教吸收為護法神。吉祥天母（Srimahadevi，即 Lakshmi）凶惡至極，頭上紅色的蜷髮豎立，上有五個骷髏頭，頭髮頂上有半月和孔雀毛；右邊耳朵上飾有小獅子，據說象徵著聽經；左邊耳朵上掛有小蛇，為龍界的獎勵；腰間掛著帳簿，那是專門記載人們所作惡事的記錄，如果誰做了惡事，將要受到剝皮處置；她右手端拿著盛滿鮮血的顛器，身披人皮，據說她大義滅親，該皮是親子或親弟的皮，不管誰破壞了佛法她都不容。

吉祥天母騎在黃騾背上，騾韁繩是毒蛇，騾腳下是洶湧血海，象徵她過了三界（天、地、海）；騾鞍前端有兩個紅白骰子，紅的主殺、白的主教化；鞍前後有一荷包袋，裡面盛著疫病毒菌，據說她是主生死、病瘟、善惡的神。騾的臀部還長著一顆眼睛，是被她父親追趕所射一箭，拔出後長成的。

如果對於藏密佛像還不清楚其表徵的涵意，那麼近年來由於《西藏生死書》的暢銷，已使我們知道中陰忿怒、喜樂本尊原來是自身心腦的變化。藏密《中陰救度密法》述說的吮血五十八「忿怒尊」（the 58 wrathful divinities），是由我人「腦部」所化幻像；四十二「喜樂尊」（the 42 peaceful divinities），由「心臟部」所化幻像。

因為人類是由海洋往陸地演化，在臨終記憶體倒帶時，在無始虛偽的人獸演化過程中，所演出的情節有多種鳥獸的形態，屬於人類進化過程中恐懼的記憶反射，也就是初期中陰身（意生身）所稱見的諸多幻化的空行母眾（Dakinis），以及民族生存過程中的夢魘。

《中陰救度密法》告知中陰身因為沒有了肉體束縛，其記憶力、感知力擴大為生前的十六倍，密宗修行人也可在轉投他道前覺悟。因此，活著時多讀多認識有用的知識、多思維，對中陰成就很有助益。雖然密教的起源有吠陀說、土著說、道教說、混合說、大乘說等，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但由於藏密一些雙身佛父佛母的交抱像——有中國太極陰陽思想的含意，表示相對與絕對、顯現與空性、方便與智慧間永不改變的合一性。據泰米爾密教經典記載西元三世紀時，有精通中國道家學術的兩位印度密宗成就者，是來自中國的，南印度泰米爾文稱之為博迦爾(Bogar)和普里巴尼(Pulipani)，曾在伽耶等地傳播道教醫學和化學思想，留有禁咒、醫術和煉丹術的著作，在當時有著卓越的地位；唐代，道教已在東印度的迦摩縷波（今阿薩姆西部高哈蒂）一帶流行，因此有關道教陰陽思想，是否此時期影響了印度密宗，尚待考證。

而事實上，藏密〈中陰救度法〉(The Bardo Thodrol，巴多脫卓)的教導，主要是希望受法者死後將投生時的淫慾誘惑，提昇以神聖佛父佛母視之，更是可轉化中陰投胎的執著。雖然並不見容於顯教信徒，不過已有顯密雙修之居士，刪改藏密之《中陰救度密法》，只提到臨終時，母明光顯現之對應，以及如何杜絕六道輪迴，是很完整的臨終關懷指引，頗受顯教法師稱許及宏揚。筆者於二十五年前即譯白《中有聞教得度密法》，書名簡稱為《夢幻生死》，新編稱為《西藏生死救度密法》。

藏密在漢、印和西域的崇山峻嶺間獨存，所醞釀出來獨特的宗教文化，顯得是非常龐雜，繁複得不易了解。如此採用矛盾轉化、對立統一的作法，當然無法在本書中一一詳加說明，希望有興趣的讀者，根據本書的蛛絲馬跡，或許可以找到一條明路。

○千秋歲月計畫

三法印中的「諸行無常」，是佛教徒都確認的。以前誰都不敢冀望百年以後的事，因為世事是無常的，更沒有一位大師會曉得他發起興建的佛寺，是否能維持百年。但是，我們早曾獲悉了一個偉大的〈千秋歲月計畫〉，比美於台灣佛光山的佛陀紀念館。有一個藏密團體打算建造一座高 500 呎（152 公尺）的彌勒大佛（Maitreya，未來佛，強巴佛），曾在台灣成立「彌勒大佛工程台灣辦事處」，並向有關的佛學團體寄發文宣。

這尊大佛的高度為紐約自由女神的 3.3 倍，將豎立在印度的菩提伽耶達（Bodhi gaya）一千年以上。發起這個願的耶喜喇嘛，在西元 1984 年三月圓寂，生前留下唯一的遺囑：「要在印度的菩提伽耶建造彌勒大佛。」梭巴仁波切得到夢及神諭，在次年他找到耶喜喇嘛轉世為他生前所教導的一對西班牙夫妻學生的小孩。轉世後的宇色仁波切也得到達賴喇嘛的認證。

文宣中提到佛陀在《三昧帝王經》（恐怕也是後造經）說：畫在岩壁上的佛像，即使有人懷著嗔心看它，也終究會導致那人看到一千萬尊佛。所以即使只是看到畫在岩壁上的佛像，便淨化諸多煩惱及業的心，所種下的種子終究導致看到一切無數的佛。隨著心在修道中發展，並且能夠接受教法，就能夠悟道。

佛像裡面預計會配置有幾個不同的殿，通常根據大乘密續，寺院或家裡的佛像不能中空，都必須以聖物和咒文來充滿裝藏。所以大佛內部會有藥師佛殿、二十一度母殿、千手千眼觀音殿以及藏經殿等等。大佛心臟的部位將供奉佛牙以及儘量供奉很多的舍利，而且達賴喇嘛最近還贈送出釋迦牟尼佛的八個舍利。另外已有一塊過去佛的佛骨，可能得自一位蒙古高僧。將儘量蒐集更多的舍利，供奉在大佛心臟的部位，好讓人們來繞行、禮拜、環坐禪修。

大佛像的外圍會有一座漂亮的花園，塑立各式各樣的佛像，還有佛陀本生故事的介紹。以及計畫建有一面牆，其上有很多佛塔，另一面有佛陀的十二個事跡。此外，一定會有很多轉經輪和許許多多的聖物。文宣如是寫著，也提到共襄盛舉的功德是如何如何。如果在這種全球不景氣的年代，提出如此龐大的興建計畫，而最後能夠順利建成，不致拖延，那真是「歐彌陀佛！」了。

○石窟壁上美豔的裸女

“淫”是佛教徒的第三戒，在石窟壁上特意繪上豐乳、細腰、肥臀的美豔裸女，算不算犯戒？克姿爾千佛洞裡有太多的伎樂、舞姿陪襯，王妃、魔女、宮伎、舞女有半裸、有全裸，對出家僧尼是否為禁忌？

古代母權社會的希臘崇尚裸體美，最喜歡以石雕表現出人體與心靈的健美合一，龜茲的藝術家直接受到希臘藝術技巧的同時，也接受了它對裸體的觀念。在西方繪畫裡裸體（nude）與不穿衣服（naked）是有區別的，裸體是理想化的人，如〈亞當與夏娃〉的版畫是裸體的；不穿衣服則是非理想的現實人，是應該穿衣服卻沒穿的人。

克姿爾千佛洞原在 205 號窟，在已被德國人剝走的〈阿闍世王故事〉中，阿闍世王（Ajatasattu）身邊的王妃全身裸體，一絲不掛，而在另外一幅構圖相同的〈阿闍世王故事圖〉上，王妃卻穿上了衣服。阿闍世王在王宮接見大臣時，王妃在旁作陪理應穿著衣物，然而卻繪出裸體的王妃。

從近代在天山南北所發現，古代龜茲父系氏族時代，已有大量的裸體藝術岩畫看來，龜茲人體藝術的表現，若說是緣自希臘或印度，顯然不正確。或許在龜茲藝術家的理想中，為表現王妃的美，顯示王妃的地位，唯有裸體，不然不足增加她的光彩。這是一種傳統藝術的要求，更是社會觀念的要求，我們就不必以為奇怪了。

基於如是的要求，龜茲藝術家一再地描繪裸體的摩耶夫人。因為根據佛經的記載，摩

耶（Maya）夫人能夠生下“佛陀”這樣的聖哲，除了她高貴的教養外，應該具足了最理想的美麗體態。

所以雷奈·格魯塞（Rene Grousset）在轉引《神通遊戲經》寫作《印度的文明》中寫到：「她正當如花的妙齡，豔麗無雙。她有黑蜂似的頭髮，纖細的手足，迦陵伽衣似的柔軟身體，青蓮嫩瓣似的明眸，曲如彩虹的玉臂，頻婆果似的朱唇，須摩那似的皓齒，弓形的腹，深藏的臍，堅實豐滿的肥大臀部，象鼻似的美好光緻的大腿，羚羊似的小腿，玫瑰膠脂似的手掌腳掌。」無疑，摩耶夫人應該是值得讚美的。

而且處於亞熱帶、熱帶地區的印度，人們衣著本來就不是厚重的，有些土著就有不著上衣的習慣，婦女露出乳房本屬司空見慣，也不見得是色情。而處於緯度較高的中原地區，在寒冷氣候下的人，大多衣著較厚重，加上禮教的嚴謹，“漢傳佛教”的藝術繪製，就不會有裸體的形象出現，甚至半裸都是禁止的。所以進入到高昌地區的繪像中，裸體畫像就逐漸減少。

在回鶻（紇）時期，半裸的菩薩像就幾乎見不到了。所以在克孜爾千佛洞全裸的天人、伎樂和菩薩，到莫高窟時都圍上了裙子，上半身仍裸露著。在克孜爾千佛洞原孔雀洞的壁畫〈降三魔女〉，原來是妖豔全裸的呈現，到了莫高窟時，好像是相同“粉本”的畫，年輕魔女上上下下都用衣物包裹得嚴嚴密密的，體型顯得膀大腰圓，反應出當時民族的審美觀點。

○小結

從佛像的製作歷史演進可以看出，世界各地區的佛教徒原來只是為了感懷佛陀，後來卻是為了視覺上的滿足，於是歷代藝術家們在塑像上“追求人性”，“追求肉體的美和官能的魅力，甚於追求佛的精神”，而迎合各地的民情風俗，描繪、雕塑出各式各樣的佛像，其實都可說是基始於希臘人的創見，或許初期那只是希臘人的多事。但是最後佛教徒們基於「護教」的情感，竟然發展出如此龐大無比的佛像群，卻是始料所未及。

本來「成佛」之道就是「覺悟」之道，可惜佛教偶像化之後，很容易誤以為修行就是要成為供桌上的那一尊。雖然密宗是特別注重偶像的一派，如果認識密宗的人，就知道佛像是學習的對象，先從「對生本尊」的觀想，再轉為「自生本尊」的訓練，到了〈大手印〉或〈大圓滿〉的階段，這些像全部要觀空。可是顯教不明白這種過程，反而在覺悟之前無形中有個像的阻礙，不能夠直接契入，信眾的誤會如此，外人可就更加迷糊了。